

南宋文範

和16
34/
14



利
294
14

東坡
學樓

南宋文範卷六十一目錄

題跋

書通鑑後

跋武威先生語錄

跋唐修撰手簡

跋傅正議至樂庵記

跋李莊簡公家書

跋東坡諫疏草

跋蒲郎中易老解

跋周侍郎奏稿

跋三家昏喪祭禮

跋孫子

跋東坡帖

題長沙開福寺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游 游 游 游 游 游 游 游 游 游
張 張 張 張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枳 枳 枳 枳 游 游 游 游 游 游

新錢
有物

書周禮井田譜

樓鑰

書張待制字發行實後

樓鑰

跋李文敏公遺事

樓鑰

跋張季長同年所藏司馬溫公通鑑漢元年藁

袁說友

跋點堂先生帖

袁說友

書壽王議周鼎

羅願

跋爾雅疏

陳傅良

書朱元晦雜學辨後朱子全集附見

何錡

跋朱魯叔所藏曾鄒陸三公帖

程洵

書徐晉寧傳後

陳造

跋義役

葉適

題魏丞相詩後

袁燮

跋劉倅所藏東坡論兵書後

曹彥約

書晦庵所釋西銘後

度正

跋三衢毛氏增韻

黃幹

跋虞丞相帖

魏了翁

跋任諫議伯雨帖

魏了翁

跋盧氏正歲會拜錄

魏了翁

跋羅文恭公後省繳駁藁

洪咨夔

程剛愍死事跋

杜範

跋倪文節遺奏

杜範

題周氏詩義倉規約後

劉克莊

跋趙司令楷沙市辨誣

劉克莊

跋山谷書范滂傳

劉克莊

跋元祐王樞密奏藁

劉克莊

跋歐蔡二公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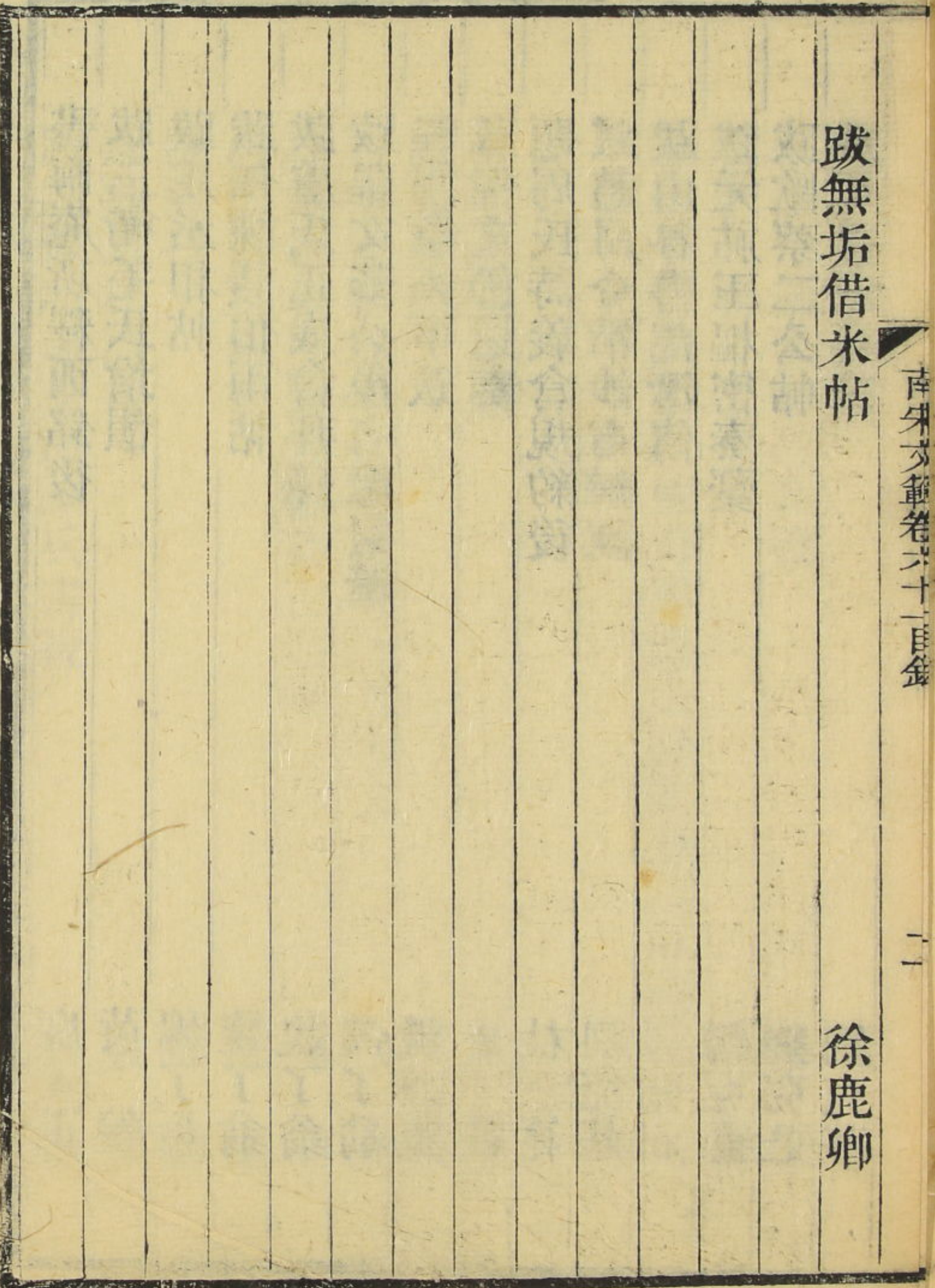
劉克莊

跋周從龍長語

劉克莊

跋無垢借米帖

徐鹿卿



南宋文範卷六十一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題跋

書通鑑後

陸游

周世宗既服江南諭使修守備通鑑以為近于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是比之文王也方是時世宗將有事于燕晉其謀以為若南方有變雖不能為大害然北方之師勢亦不得不還故先思有以安江南之心又疲其力於大役使不得動比北伐成功江南折簡可致矣此世宗本謀也遽謂之近於文王豈不過哉然世宗之謀則誠奇謀也蓋先取淮南去腹心之患不棄勝取吳蜀楚粵而舉勝兵以取幽州使幽州遂平四方何足定哉甫得三關而以疾歸則天也其後中國先取蜀南粵江南吳越太原最後取幽州則兵已弊于四方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故雖得諸國而中國之勢終弱然後知世宗之本謀為善也

跋武威先生語錄

陸游

豐清敏公為中執法論事上前曰司馬光呂公著皆忠賢何為引赦復官赦當及有罪耳無罪何赦也徽祖曰光等變先帝法度非罪乎清敏公頓首曰誠當變無可罪者方元符建中閒眾正畢集于朝天下喁喁想望太平清敏公與陳忠肅公俱極諫官御史之選而所以言則有婉直之異吾先大父楚公每以為二公之論皆不可廢蓋忠肅似孟子說齊而清敏似伯夷諫周其歸一也今觀武威先生之論又甚似清敏百世之下志士仁人得此書讀之當有太息流涕者矣乾道七年立秋日山陰陸某書

跋唐修撰手簡

陸游

某之曾外大父質肅唐公守并州故給事中呂公實為幙客質肅為人方嚴少許可或面折人臨川王和甫同時在幙中每言見唐公退輒汗滿握然遇呂公特歡他客莫敢望也清熙元年某在蜀州得質肅仲子修撰公與給事手帖讀之蓋元祐初修撰使河北

給事為御史時也書論黃河市易辭指激烈無一語及其私與世俗責報父客至有違言者何其遠哉修撰字君益元祐中建議棄渠陽城紹聖初坐貶團練副使元符建中之閒起守許昌方治事得報召蔡京撫按憤咤即日疽發背卒某不及拜公而先夫人為言公大節如此敢併記之以遺給事之孫教授君云七月二十三日山陰陸某謹書

跋傅正議至樂庵記

陸游

伏波將軍困于壺頭曳病足土室中以望夷賊左右哀之莫不為流涕定遠侯在西域三十年年老思土上書自言願生入玉門關詞指甚哀彼封侯富貴矣然戚戚無聊乃如此其他盈滿艱危畏禍憂誅願為布衣不可得者又何可勝歎然則富貴果不如貧賤之樂邪曰此自富貴者言之耳貧賤之士仕則無路處則無食自非有道君子其憂又有甚者矣正議傅公在學校二十年聲震京師同舍生去為公卿者袂相屬而公始僅得一第既仕矣適時艱

難妄男子往往起閭巷取美官公又棄不用則亦何自樂哉及讀所作至樂庵記自道其胸中恢疏磊磊所以樂而忘憂者文辭辯麗動人有列禦寇莊周之遺風然後知公蓋有道者或曰使天以富貴易公之樂公其許之乎予曰公所以處貧賤者則其所以處富貴也顏回之簞瓢周公之衰繡一也觀斯文者盍以是求之淳熙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山陰陸某謹書

跋李莊簡公家書

陸游

李丈參政罷政歸鄉里時某年二十矣時時來訪先君劇談終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陽憤切慨慷形於色辭一日平旦來其飯謂先君曰聞趙相過嶺悲憂出涕僕不然謫命下青鞵布襪行矣豈能作兒女態邪方言此時目如炬聲如鐘其英偉剛毅之氣使人興起後四十年偶讀公家書雖徒海表氣不少衰丁寧訓戒之語皆足垂範百世猶想見其道青鞵布襪時也淳熙戊申五月己未笠澤陸某題

跋東坡諫疏草

陸游

天下自有公論非愛憎異同能奪也如東坡之論時事豈獨天下服其忠高其辯使荆公見之其有不撫几太息者乎東坡自黃州歸見荆公於半山劇談累日不厭至約卜隣以老焉公論之不可揜如此而紹聖諸人乃遂其忮心投之嶺海必死之地何哉此疏藏馮氏三世八十年矣真可寶哉嘉泰壬戌二月七日笠澤陸某謹書

跋蒲郎中易老解

陸游

易學自漢以後寢微自晉以後與老子並行其說愈高愈非易之舊宋興有酸棗先生以易名家同時种豹林亦開門傳授傳至邵康節遂大行於時然康節欲以授伊川程先生乃拒弗受而伊川每稱胡安定王荆公易傳以爲今學者所宜讀惟此二家王公乃自毀其說以爲不足傳著論悔之易之難知如此夜讀蜀蒲公易傳老子解喟然歎曰公於易與老子蓋各自立說迹若與晉諸人

同而實異也書以遺其族孫申仲試以予言請問信何如也嘉泰二年九月丁卯筮澤陸某書

跋周侍郎奏藁

陸游

某生於宣和末未能言而先少師以畿右轉輸餽軍畱澤潞家寓滎陽及先君坐御史徐秉哲論罷南來壽春復自淮徂江間關兵閒歸山陰舊廬則某少長矣一時賢公卿與先君遊者每言及高廟盜環之寇乾陵斧柏之憂未嘗不相與流涕哀慟雖設食率不下咽引去先君歸亦不復食也伏讀侍郎周公論事勝子猶想見當時忠臣烈士憂憤感激之餘風於虞建炎紹興間國勢危感如此而內平羣盜外捍強虜卒能披草莽立社稷者諸賢之力爲多某故具載之以勵士大夫儻人人知所勉則北平燕趙西復關輔實度內事也開禧丁卯歲正月丁亥故史官陸某謹書

跋三家昏喪祭禮

張栻

右文正司馬公橫渠張先生伊川程先生昏喪祭禮合爲五卷竊

惟道莫重乎人倫教莫先乎禮禮行則彝倫敘而人道立先王本天理因人心而爲之節文其大體固根乎性命之際而至於毫釐曲折之間莫不各有精義存焉當是時人由於其中涵泳服習敦龐淳固蓋有不期而然者自先王之制日以缺壞情文之不稱本末之失序節乖而自疏甚至於雜以異端之說淪胥而入於夷風俗之所以不厚人才之所以不振職是故歟夫冠昏喪祭人事之始終也冠禮之廢久矣未能遽復也今姑卽昏喪祭三者而論之幸而有如三公之說其可不盡心乎三公之所定雖有異同然至其推本先王之意罷黜異端之說是則未嘗不同也司馬氏蓋已著書若橫渠伊川二先生雖嘗草定而未具然所與門人講論反復其所發明深矣抑嘗謂禮之興廢學士大夫之責也有能卽是書探攷而深思深思而力行宗族相親朋友相輔安知風俗之美不由是而作興乎妄意可助聖時善俗之一端於是刻於桂林郡之學宮云淳熙三年六月甲戌朔旦

跋孫子

張栻

右唐中書舍人杜牧所注孫子三卷牧在當時號為知兵者親見藩鎮相煽為盜不可制國威日削發憤感激畱意兵法可以教於後世者無若武之書於是章分句析而為之說其言皆有所據依推之事實而可以行若牧者誠有志當世者哉蓋君子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當究况於兵者世之興廢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講哉夫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為教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為無窮非素攷索烏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其失將有閒不容髮者可不畏哉若武之書蓋講乎法度紀律其於機謀權變之用詳矣按西漢藝文志武所著兵法凡八十二篇圖九卷牧亦謂武書凡數十萬言曹氏削其繁剩筆其精粹為十二篇是則今所存者特操所刪定耳牧初雖本操所注然所自發明者蓋十之九予得其書於集注中而樂其說因次第繕寫牧本書悉存操說今不復具獨其閒有涉于

牧解釋辨正者則亦因而併出之嗟乎夷虜盜據神州有年於茲國家讐恥未雪聖上宵衣旰食未嘗忘北顧凡在臣子所當仰體至意思所以効忠圖稱者然則于是書其又可以忽而不講哉予故刻而傳之願與同志者共焉此亦牧當時之意也

跋東坡帖

張栻

坡公與銀臺舍人帖殆是行新法時勸其因入對盡所欲言且曰人臣事君惟有竭盡庶幾萬一恐未當以前例為戒讀斯言凜凜有生氣士大夫希世求合者固不足問苟雖有言而懷不自盡皆徇情惜己非為臣之義也讀斯言亦可以興起矣

題長沙開福寺

張栻

長沙開福蘭若故為馬氏避暑之地所謂會春園者今荒郊時得磚甃皆為鸞鳳之形而奇石林立二百年來供城中官府及人家亭館之玩何可數計而蔽于榛莽臥於泥池者尚多有之當時不知載致何所用民之力又何可量哉馬氏父子乘時盜據一方竭

澤聚歛以自封而又以資其侈靡之用旋踵而衰兄弟相讐敵魚肉惟恐不及亦在理與勢宜然今湘岸有淫祠江中有誓洲及其交兵詛誓之所小家自為蠻觸祇足以發千載之一映寺之西被禊亭下臨湖光舉目平遠自為此邦登覽勝處不足用馬氏為汙也

書周禮井田譜

樓鑰

會稽夏君休以篤學名于鄉紹興閒有旨郡給筆札錄其所著書以進郡出錢百萬就姚江置局謄寫幾千卷春秋易有解律歷有書余從其孫壻袁起宗鼎得其周禮井田譜讀之井田之廢久矣林勳本政書最為有志於古然僅載田制他書亦未有如此之詳且明者井邑邱甸寓兵於農凡出于井田者無不毫分縷析又皆圖以示人如指諸掌文中子曰如有用我者當執周禮以往其講之熟矣事大體重固非歲月可為惟仁政必自經界始此先王經國之本也故為廣其傳思與學者共講之刊既就錢文季文子指

其閒有不合者胡太初宗亦相與講明而黃君毅又作問答一卷皆有益于書陳君舉許以序引自湖南遠寄詞雄義渾尤為著明遂併刻之惟文子之說以儼裝薄遽不及附見當俟他日夏君年八十餘無一日不著書其精且博如此以上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不得少見於施用為可憾云

書張待制字發行實後

樓鑰

余嘗過越與士人語靖康建炎閒事歎曰李鄴以吾州降金雖苟全一時之民而貽我千載之辱余慰藉之曰彼但自隕其家聲安能汙大府耶欽宗倉卒遣使廷臣多畏避苟免中書侍郎陳公慨然請行欽宗為之泣下特免其行見大夫無可使者卒遣之其副則待制張公二人皆奮不顧身深入虎狼之區淪陷十餘年竟握節以死忠義之風凜凜如生是豈不足以刷會稽之恥哉士曰然皆吾鄉人也茲讀張公行狀因記於後

跋李文敏公遺事

樓鑰

士大夫學爲文章固足以爲國之光華一臨事變隳素守忘大節者多矣二凶變起倉猝文敏公廷叱之而奪其氣事不難無以見君子宗社再安誠國有人哉

跋張季長同年所藏司馬溫公通鑑漢元年藁

袁說友

予嘗與師友論通鑑漢高祖元年十月下不書五星聚東井之文此正溫公明漢史傳會之失也魏高允謂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且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何因背日而行崔浩因之以驗其言則星乃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是時高祖未入關不足爲興王之符史臣傳會明矣唐武德初二星聚於奎亦以爲唐興之應然是時唐已革隋其應後時矣天寶大厯閒或五星聚於尾箕或再出於東方皆青齊之分然是時乃有安史朱泚懷恩之變謂星爲唐而聚耶非也史臣侈瑞以同傳會前後一律也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去歲侍講金華當時講官誦

通鑑至漢高祖元年事予亦嘗推明此說茲來成都同年張季長示以溫公所修通鑑藁則高祖元年藁也舊史五星聚東井蓋爲異事而溫公獨削之弗錄是蓋春秋筆也豈後史臣所能萬一哉人之觀通鑑者當自識之

跋默堂先生帖

袁說友

東坡先生道由廣德薛昂以郡文學見昂自以年少氣銳與坡論滋久遂及新學推尊其說累數千言不停口坡縱其喋喋與語及之昂語竟坡徐曰教授後生然成敗正不在今日也今觀默堂先生帖其論王氏之學憂深思遠而獨要終一以歸於國家治亂之所繫極而至華戎之變其流毒餘孽至今未泯者此豈區區學者欲以一時之說事科目中程度可得而是非之哉自昔志士仁人爲天下國家慮者不憂其變而憂其窮不計其近而計其遠夫倚道以徇利其端倪之發必有以柔悅夫人之心然自其學之一窮而變之極於既遠則乘其禍者乃至於君臣猶不能以相保此坡

所謂成敗不在今日而先生亦曰誰實兆之天下之患其機故如此也先生方輕一身如鴻毛嫉權臣如犬彘國論未定死且弗恤故讜言一發而身已斥去然至今數十載其憑藉扶持生民陰受其賜而不可窮者淵源所漸其及人之遠又如此余三復此帖終日不能釋手云

書壽王議周鼎

羅願

嗚呼人君之趨向可不審哉自始皇欲出周鼎而孝文惑新垣平之詐亦以為周鼎當見皆見譏前世武帝適得一鼎而當時又以為周之故物壽王獨知其非而明之蓋以其君為欲得事實也彼孝武者徒欲美其名不樂其說而遽齎之以死於是壽王遽易其說為稱誦之語以為上天報賜鼎為漢出以此為非周鼎然後帝釋然稱善又從而賜予之以此知甘言之所以進者皆其主驅之使然不然猶有所畏而不敢也若壽王者一為正論幾不免于死轉而為諛褒賞從之天下趨利之士烏得不勸哉

跋爾雅疏

陳傅良

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為作也漢興除秦之禁嘗置博士列于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楊氏方言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于舉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尚以注蟲魚為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為之疏爾雅稍稍出比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絀而爾雅益廢余憶為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蟛蜞為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歎以為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字畫多殘缺金華趙君子良來為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趙徵余言因敘此書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志子良學于東萊呂伯恭氏于余為同年進士名善珍

書朱元晦雜學辨後

何鎬

先王之世一道德同風俗故天下之大人無異言家無異學豈復

知有異端之害哉及周之衰正道陵遲禮壞樂崩夫子憂之乃緒正六經以明先王之教當是時異端雖不能無猶未有以名家者也及夫子沒世道益衰狂僭之士見聖人之不作也遂各逞其聰明競立異說以自名於世顧與正道並馳而爭勝於是天下之人耳目眩瞶而莫知適從矣然諸子百家雖各主其說而其爲害則有淺深如老莊之虛浮人固知其無著申韓之刑名人固知其少恩皆不足以惑人也惟楊墨之學假仁義以爲名而實爲仁義之害惑人之尤甚者也故孟子起而閑先聖之道舍諸子而獨闢楊墨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使天下若醉而醒夢而覺然後正道廓如也噫孟子以來千有餘歲儒者溺於詞采實不見道徒辯楊墨之非至身爲楊墨則不自覺徒惡楊墨之害至躬蹈楊墨則不自知况敢冀其有孟氏之功乎夫浮屠出於夷狄流入中華其始也言語不通人固未之惑也晉宋而下士大夫好奇嗜怪取其侏離之言而文飾之而人始大惑矣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導

之者之罪也今有人於此詭衣冠而談空無眾必止而詬之一旦有貴顯名譽之士亦從而效尤則人皆貽愕改觀未論其事之是非且以其人而信之矣幾何其不胥而爲夸狄哉此有識之所甚憂而永歎也二蘇張呂豈非近世所謂貴顯名譽之士乎而其學乃不知道德性命之根原反引老莊浮屠不經之說而紊亂先王之典著爲成書以行於世後世既未有所聞必以其人而尊信之漸染既深將如錮疾可不哀乎新安朱元晦以孟子之心爲心大懼吾道之不明也弗顧流俗之譏議嘗卽其書破其疵繆鍼其膏肓使讀者曉然知異端爲非而聖言之爲正也學者苟能因其說而求至當之歸則諸家之失不逃乎心目之間非特足以悟疑辨惑亦由是而可以造道焉故余三復而樂爲之書云乾道丙戌孟冬晦日臺溪何鎬謹跋

跋朱魯叔所藏曾鄒陸三公帖

程洵

祐陵卽位之三年改元建中靖國悉收召元祐舊人布列中外將

與之復慶歷嘉祐之治德甚美俄曾丞相當國復以紹述事啓上
意凡元祐起廢之人浸不用時文黨禍遂牢不可解靖康之亂實
基於此洵嘗讀其書而悲之今觀公所與朱公帖有云別紙丁寧
豈惟益友忠告之誼亦出於憂國懇懇之誠衰拙於此豈能恣然
但再三則瀆終於無補豈朱公遺公書時猶以諫止其兄事望之
耶所謂憂國懇懇者誠仁人君子用心哉洵官衡陽朱公會孫流
爲郡法曹掾數出文昭此帖及道鄉鄒公侍郎陸公諸帖洵敬觀
數公皆近世名卿而曾鄒風節尤峻三復想見其人因書卷末

書徐晉寧傳後

陳造

靖康之變終天之痛也向來釀毒挺劍之人漂忽穢腐使人言之
而唾而劉韜李若水郭永之徒凜凜不死晉寧于三子蓋伯仲間
讀此傳如挹雄姿聽憂國料敵之譚思九原之可作夫惡得而死
之閱古今而論定君子小人邪正之間天之予奪孰爲優劣方公
未被圍糾集民丁十五萬爲勤王之行議者講遠已使吾悟其謫

公得逞未可量也虜之謀我也一皆侯景故智景之舉逆順眾寡
不侔諸侯勤王則緩以講既罷則復進罷而起我良難景易之梁
憚戰幸休彼洞測之平侮之卒得逞凡虜所以欺吾與吾所以受
欺臺城之禍無少異而徐公之徒抱恨地下無終窮時端在此故
吾併書之以諭謀國者庚申閏二月五日書于武林逆旅晉寧諱
徽言

跋義役

葉適

保正長法不承引帖催二稅今州縣以例相驅訶繫鞭撻遂使差
役不行士民同苦至預贖錢給費逆次第其先後以應期會名曰
義役然則有司失義甚矣余嘗聞爲保正者日費必數百千保長
者日必百餘千不幸遇意外事費輒兼倍少不破家蕩產民之惡
役甚於寇讐余嘗疑之官人以牧養百姓爲職當潔身馭吏除民
疾苦且追則有期約日以集使賄必行應追者任之可也民籍有
產視稅而輸使賦必重應輸者任之可也保正長會最督促而已

何用自費數百千及百餘千甚或兼倍以至破家蕩產乎且此錢合而計之歲以千百巨萬既不歸公上官人知自愛又不敢取誰則有此余欲以其言為妄然余行江淮閩浙洞庭之南北蓋無不為此言者矣嗚呼此有司之所宜陳者也余忝為吏不得為令佐自試其術以破余疑而不能意殊慘然因孫君義役書成輒題於後以告其得為者

題魏丞相詩後

袁燮

古人之作詩猶天籟之自鳴爾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直己而發不知其所以然又何暇求夫語言之工哉故聖人斷之曰思無邪心無邪思一言一句自然精粹此所以垂百世之典刑也魏晉諸賢之作雖不逮古猶有春容恬暢之風而陶靖節為最不煩雕琢理趣深長非餘子所及故東坡蘇公言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爾唐人最工於詩苦心疲神以索之句愈新巧去古愈邈獨杜少陵雄傑宏放兼有眾美可謂難能矣然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

人死不休子美所自道也詩本言志而以驚人為能與古異矣後生承風薰染積習甚者推敲二字毫釐必計或其母憂之謂是兒欲嘔出心乃已鐫磨鍛鍊至是而極孰知夫古人之詩吟詠情性渾然天成者乎丞相壽春魏公以詩名聞天下清雄贍逸而歸于義理之正其發有源故流不竭蓋公嘗使北矣冒不測之險戈戟滿前不少撓屈卒定敵國之禮相我阜陵中外寧一其薨且葬也故相陳申公作詩挽之有讜論見排奸之句則知當時邪佞小人且沮于公者不少矣正直如是詩律之嚴可推而知也某來臨汝公孫某為郡丞示公遺藁見屬為序某非工詩者又豈能評詩然古國風雅頌之微旨嘗探索之得其大略以律後世之為詩者品格高下瞭然可睹故于公歛衽起敬焉敬其詩者敬其人也公之名德死且不朽公之篇詠亦將流傳於無窮嗚呼可敬也夫

跋劉倅所藏東坡論兵書後

曹彥約

太祖欲親征河東范魯公力疾建言願陛下以生靈為念所貴資

洪福益聖壽神宗欲用兵西北蘇文忠貽書執政使吾君子孫蕃
多長有天下人臣歸美於上極安靜和平之福至於壽考萬年子
孫千億非與國休戚念不到此也然魯公時居上相朝夕納誨乃
其職業文忠立朝未大用以誣奏請外補稍遷而守徐得政平訟
理卽不廢事職不可以諫又委曲爲人言之忠肝義膽不置國事
於度外可見矣按薛向首橫山之議實在治平異時熙寧諸公堡
撫寧城屢降裕羅格勒破蒙羅覺掩河湟而有之皆在其後當入
對受密賜文韓司馬諸公相先後薄其爲人至或以儉巧目之其
復用未秉政守正諸君子固已深疑之矣文忠代張文定草疏已
斥其事今日定州賜對復以論兵入樞院本末備見宜文忠所深
憂也文忠之言既有感動其善心卒之秉政三年閒諱言西北兵
事謂之間義能徙容有此理於是言官劾奏所謂反覆無大臣體
當不止蓄馬一事然已誤國家困生靈矣士大夫以迎合見用既
富且貴乃欲收拾士譽不復認前說自己出終不可掩故因考本

未而有感焉嘉定己巳下元日東滙澤曹某敬書

書晦庵所釋西銘後

度正

程子嘗謂韓退之原道之文非其胸中識見之高安能於千百載
之下辨別是非斷然如此然其言止及於治天下之道而未及乎
性命之蘊其於本末猶有未備若張子之西銘則原道之祖宗也
自今觀之漢魏晉以來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無有能言大學之道
以覺當世者獨韓子於原道之篇主正心誠意以爲說是其所見
固已超出乎諸儒之等夷矣然其所以爲言則斷自正心誠意以
下而不及夫所謂致知格物者何哉夫欲明大學之道而不自致
知格物以推之豈惟天下國家之理有所未盡反之吾身亦將有
所未察此張子西銘之書所從以作也歟先生嘗謂正曰乾陽坤
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人物之所資以爲體乾健坤順此天地
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某初讀西銘時便得此意
其後因補葺之以釋西銘云先生之於西銘因張子之意而推明

之精粗本末無不曲盡然此二語者蓋先生之釋西銘之綱領而學者之所當知也覽者更自求之嘉定六年三月戊辰門人度正謹書

跋三衢毛氏增韻

黃幹

書六藝之一諧聲六書之一也字書音韻之學其來尚矣古者教人八歲入小學教之以六藝十有五歲而後大學之教行焉夫必先之以小學而習之以七年者蓋其切於日用之實不若是無以博其識養其心而爲進德之基其驚高者既忽之而不習徇卑者又與大學而併廢之不惟不習而反笑人之習則其不如古也宜哉覽毛公之所述爲之三太息云開禧乙丑二月五日長樂黃幹書於石門酒庫

跋虞丞相帖

魏了翁

右虞忠肅公所與彭山楊公民極來往帖也首帖所謂已抵大安候公案到結局便行王總卿除宣諭蓋公紹興三十二年由西掖

夏官宣諭川陝秋九月辛亥乃以外府卿四川總領財賦王之望代之次帖所謂當塗分攜後不旬日起闕下又不旬日走萬里九月抵漢上蓋隆興元年春公與時宰迕以數學知當塗六月由當塗召還甲申歲復除夏官宣諭京湖也所謂虞帥以書約和朝廷以洪同知書報之蓋是書七月乙未金人統軍紇石烈士寧致書於三省密院謂舊歲貢如約則止九月己丑朔上命同知密院洪遵答書言海泗唐鄧等州事在正隆渝盟之後我未遣使之前至于歲幣則兩淮凋殘之餘未能充數今遣密院計議官盧仲賢等至軍前詳議書末所謂大而有理者卽此書也公與王瞻叔爲代雖知時論弗合而於瞻叔蓋未始隙也公又嘗薦之於上前未幾乃與葉審言共擠公及公召還王又疑公必相仇報凡所以毀公者日至于朝後又與王珪以公差皇甫偁知信陽軍中公後又力主棄地奉贖之說合鄙以軋公及張忠獻公至是所謂大而有理之約亦不復然矣某嘗閱公奏疏有之望怨臣不已不知臣實未

嘗於陛下之前朝廷之上百僚之間出一言一字以短之望者今觀此帖乃與其交友私書亦謂王總卿爲宣諭川秦之福公之所息以稱瞻叔蓋若此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嘗三復蘇暴之事爲之歎

跋任諫議伯雨帖

魏了翁

忠敏公以元符三年冬十月爲左正言未及半載論事凡百有八疏明年建中靖國之春三月以忤會布罷言職爲度支郎又兩日出知虢州五月至虢以後猶言事不置乃詔送吏部明年改崇寧十月除名勒停編置通州又明年正月與陳瑩中龔彥和鄒志完馬子才張才叔陳純益江民表諸公凡十有三人同時得罪公獨遠徙昌化又逮捕其子下吏三年入黨籍四年以星赦內徙道州大觀之明年又以赦自便乃歸通州今帖中所謂戊子卽自便之年而寄食海墘卽指通州也其跋康公諫草所謂前年過長沙卽內徙之年希古則常御史安民也其惟徽考始初清明登纈眾正

布叙在服凡一時元凶巨慝如章蔡諸人悉從竄徙天下以爲小仁宗此徽考初志也曾布與韓師朴並相布挾私患失一爲趙挺之所誤稍與韓異而鄧洵武愛莫助之圖進孽京由是復用布將援京以助已排韓不知京進而布亦斥去矣以徽考之初志合眾君子以扶持之且不能以成建中靖國期年之化一小人乘間抵巇引用非人遂能轉移人主爲崇觀政宣以貽後日無窮之禍所謂一言喪邦一人償國吁其可畏矣夫

跋盧氏正歲會拜錄

魏了翁

古者比閭族鄰之法修則有相保相受相葬相揀相調相賓若吉凶賓射之器服民不能自爲也則主集者以里布屋粟之物爲之以給其用而又屬之讀法屬之飲酒以維持護養之其詳密若此蓋盈宇宙閒無尺地一民之不相聯絡者所以其明命而厚同體也而况於吾宗族乎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士大夫而知此則上治祖禰下

治子孫旁治昆弟由根心以枝葉必不忍薄其所厚疏其所親者
自王制壞敬宗收族之義不明歷漢魏以後雖間有重民族爭門
戶立廟院修宗會等事班班見於史冊而利欲重熾親疏厚薄之
等有不得其本心者多矣先儒所以欲收世族欲復小宗欲立譜
法蓋深有感於世道之變者而卒亦不能行因同年友盧申之以
其族正歲會拜錄相示歆慕咨歎使人孝敬之心油油翼翼然不
能已敬以所聞書於下方且以自勉云

跋羅文恭公後省繳駁藁

魏了翁

祖宗虛已盡下一政令之出自始進擬已有中書三省密院分班
同班之別人得以自靖自獻不嫌於異同迨其既行則給事中舍
人或書或否各行其志不關白長官或諫官有言臺臣不及知臺
臣有謂不可諫官或是之蓋臺諫官平居未嘗私相往來也臺諫
偶已同是侍從以次至于臣民或持以爲不可此事甚眾不暇枚
舉自京檜用事惡異喜同士大夫始以是爲驚怪乾淳涵育之久

積而至于紹熙然後此意僅僅有存今觀文恭公後省諫藁明逐
臣之宛斥臺臣之誣乃其一事也謹書藁末以識世道升降云

程剛愍死事跋

洪咨夔

死生命也處死生義也義所當死直死耳君子不苟免而生也身
不苟免而生乃所以生社稷也天寶之禍唐以顏李張許之死而
生靖康之禍吾宋以傅李梅陳程安諸賢之死而生皆功在社稷
者也嗚呼安有功在社稷如剛愍而其後莫之錄乎端平初元立
夏後兩日古潛洪某

跋倪文節遺奏

杜範

道喪俗弊士氣日卑數十年來卓然以風節自見磊磊如公者不
能以一二數當淳紹間駸駸嚮用未幾屢躋屢起至嘉定更化召
用諸老濟濟在庭而公獨危言激論落落不合自此一斤不復屏
居十年閉門著書暇日棹扁舟策短杖賦詩酌酒幾與世相忘者
至其親藁遺奏愛君一念至死不忘八柄四維之論氣不少懼所

言未形之患無一不酌使公之志得行於時豈有二三十年歲染
壞爛不可收拾若是其可痛哉公之出處關乎世變者不小矣予
爲戊辰進士時公知貢舉嘗旅進一見凝然氣貌使人望而意消
今幸與公之季子祖常爲同僚遂得公之遺奏讀之慨歎世變爲
之三太息而書端平三年季秋有事於明堂之明日天台杜某

題周氏詩義倉規約後

杜範

墳墓非子孫莫保而壞之者亦子孫也不一再傳支分戶別而墳
墓則眾共之百年松檟爭尋斧斤樵伐已荒棄不復顧久之則爲
古墟固有服未盡而莫知其服者蓋不獨貧窶爲然薄俗至此良
可痛哀周君雖貧已能爲富人所不能爲自曾高而上苟有域兆
可尋皆立石而誌之捐已產以贍守塋詳規約以期永久屬鄉之
篤行之士戴君彥肅爲之記以詒後人真可厲薄俗矣義風旣植
使人皆不忘其祖則孝敬其有不行宗族其有不睦者乎喜而爲
之書淳祐改元孟夏中澣

跋趙司令楷沙市辨誣

劉克莊

昔人云三世爲將道家所忌爲其多殺也余謂不然不有所殺不
能有所活太公封營邱子孫與周相終始郭汾陽百戰門戶貴盛
家屬三千口豈非拯民於水火再造唐室所全活者眾歟司令趙
侯示余沙市辨誣之書余竊以爲古者不以一眚廢士侯方盛年
他日秉旄授鉞先計後戰所殺者少所活者多雖世世爲將可也
何三世之忌哉新善可紀則前誣不必辨矣

跋山谷書范滂傳

劉克莊

黨禍東都最慘唐次之本朝又次之固喬皆社稷臣伏刑都市膺
滂諸賢率身貫五木駢頸就斃天下賢俊數千人其幸而得
免如陳寔申屠蟠之流僅一二數使孟德仲謀不生漢亦必亡唐
末舉當世清流盡投之濁河而國隨之矣本朝黨論屢興事與漢
唐同而治亂與漢唐異蓋列聖至仁至明靜觀徐察竦夷簡指富
范爲黨魁而昭陵隨悟章蔡請斲君實晦叔棺族莘老而泰陵不

聽檜欲按誅趙元鎮等家族上賴思陵保全佞胄誣陷忠定王禁道學因而廢錮名流茂陵一旦奮發雪忠定弛學禁而羣賢復用矣三百餘年之間邪說終不能以勝正論小人終不得以勝君子雖更陽九百六之會適以開一馬渡江之業歷丙午丁未之厄晏然享太乙臨吳之福有以也夫子嘗謂前世黨人有刀鋸之禍若本朝則烟瘴而已然前世或自繫於獄或誼不獨生或以齊名李杜爲榮同於爲善同於嫉惡同於舍生取義烏虜盛矣哉季世風俗不然隨好惡而改化視勝負爲向背首畔大防者有之反噬安石者有之范忠宣諸子多賢尙勸乃翁求出籍而斬頭萬段恕亦不揀者皆是也此風旣成竊意未必樂與范尹歐余同貶况甘與君廚俊及同死乎豫章公遠竄不悔囚宜州譙樓上猶書此傳無愧於孟博矣忠定子吏部孫尙書當慶元初闔門被謗絕口不自明尤賢於忠宣之家矣彼雍容立朝進無刀鋸之禍退無烟瘴之憂而不能自強於善者覽卷宜有愧色

跋元祐王樞密奏藁

劉克莊

熙豐羣小怨毒元祐諸賢刻骨其尤深切者如劉莘老王彥霖劉器之范滄夫梁况之五六公他日遂興粉昆之獄引用九族當坐之法向非秦陵保全則此數家無噍類矣公雖早薨不及見猶名刻黨碑子孫禁錮烏乎自昔端人正士欲爲朝廷區別忠邪卒之忠邪不可區別而身反受其禍如蕭望之張猛王章京房之流多矣此朱子跋王公奏藁所以三復太息而不自已歟王公遭黨禍朱子罹學禁晚節略同跋此卷時紹熙改元時事比之乾道變矣深味朱子之言可悲也夫

跋歐蔡二公帖

劉克莊

二府方與客食從官至不得通朝廷之體也參與求黃雀鮮牛尾狸子三司使朋友之好也二物易致而東府無之亦可見當時在外者不以方物爲苞苴居中者不以鼎貴改清儉惜不使近世公卿見之蔡公與筆王信求散卓且寄絲鞵勒帛與之前輩克勤小

物如此

跋周從龍長語

劉克莊

余生晚不及見晦庵先生識其高弟楊吏部馬李宏齋馬黃勉齋
馬不及見象山先生識其高弟楊慈湖馬袁潔齋馬周君之生又
晚于余去前一輩人益遠矣余自童至耄于諸老之書不敢添一
字注腳君乃能會粹洙泗闢洛精微之言融液鸞湖異同之論往
往闡新義而助師說昔孟氏有豪傑凡民之辨余早從諸老始銳
終情遂爲塗人之歸凡民也君坐進此道後發先至豪傑之士也

跋無垢借米帖

徐鹿卿

軍倉遂絕糧九成至此十三年未嘗見也白米借十石糯米二
石以濟其目下艱窘公如納秋苗卻可就取也九成于免日升

學諭宅上萬福

右無垢先生寓橫浦時借米於曾君日升帖也先生遺墨在郡者
多矣聞人達士皆嘗表而出之獨此帖湮晦不傳某從日升之曾

孫國良借觀之三復以還宛然而趨下風承警欬也嗟夫士固不
免於窮窮然後見君子魯公之乞米先生之借米其困阨無聊甚
矣而傑然之氣浩浩乎其胸中不衰也抑於是竊有感焉古人固
有三旬而九食甌糜而釜魚者矣而二公不能以無求何哉蓋道
無常在在時而已當其不可則不食不受不害其爲高當其可則
或乞焉或借焉不失其爲潔愚因先生之節又以知曾君之賢所
謂十三年蓋紹興乙亥歲也後七十年中秋南昌徐某敬題

南宋文範卷六十一

南宋文範卷六十一

十一

南宋文範卷六十二目錄

題跋 勸諭文 祈謝文 上梁文

題趙通所受徽宗皇帝御筆

高斯得

題常氏家傳後

高斯得

跋諫藁後

徐元杰

書朱文公與趙忠定公帖

歐陽守道

題畫冊後

衛宗武

書程剛愍節惠錄後

馬廷鸞

題察判學士家集後

馬廷鸞

跋彭叔英談命錄

文天祥

大學解義跋

謝枋得

跋宗忠簡行實後

黃震

題呂申公試卷

王柏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牟巖

南宋文範卷六十二目錄

十一

書蔣象山諫草後

跋輞川圖

書楊東里詩集後

跋交信錄序

書梅節愍公文安集後

勸農文

勸農文

勸士文

諭俗文

和州含山縣驅狼文

大名狄梁公廟祈雨文

福州謝雨文

山居上梁文

馬迹上梁文

家鉉翁

家鉉翁

俞德鄰

熊禾

方鳳

吳儆

劉宰

吳泳

高斯得

王之道

王安中

陸游

程俱

孫覲

新居上梁文

節堂上梁文

雲溪上梁文

昭信軍譙樓上梁文

工部草堂上梁文

山中堂屋上梁文

播芳文粹

辛棄疾

姜特立

程秘

方岳

方岳

文天祥

南宋文範卷六十二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跋 勸諭文 祈謝文 上梁文

跋趙適所受徽宗皇帝御筆

高斯得

延康殿學士趙適行事班班載於國史適嘗兩帥真定其始帥也
 奏不可輕信童貫規取全燕以開邊隙其再帥也奏不可謂敵人
 不知存亡遽增邊戍以兆釁端二奏皆懇切有忠君憂國之誠獨
 所謂諫伐遼之疏載於北盟編者則未見豈太史氏網羅放失有
 未至乎政和間童貫謀北伐諸路已調兵矣會陶悅使敵還言敵
 未有釁徽廟乃詔沿邊饋那軍兵上邊防拓指揮更不施行今閱
 適所受御筆卽此時所降也適在真定時北事有萌而未盛適去
 事始大熾嗚呼使當時受任之臣皆如適之老成持重不徇姦臣
 中天之禍豈至此哉景定四年秋九月前史官臣高斯得拜手敬
 書

題常氏家傳後

高斯得

本朝大發元惡孰有出於京檜者敏節公父子後先排擊不遺餘力竟遭廢絀流落以死而中執法身後子孫幾得奇禍自當時觀之阨窮甚矣然一門大節載在青史與日月爭光至今讀之使人凜凜有生氣然則小人盡力排君子無能為損祇增其光耀而已中執法之曾孫裴撫信史誌狀諸公之文作為家乘則知常氏世德遠有源流至敏節公父子而始大裴屬予書其後伏讀歎息之餘拜手以識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嗚呼吾儕可不務乎

跋諫藁後

徐元杰

自昔和戎權在我而不在彼則可借此為羈縻之術否則置守備於度外一切聽命於敵誤國之禍當不待智者而後知簡穆公有言責諫藁諄復其辭婉其義正愚也益有感於斯

書朱文公與趙忠定公帖

歐陽守道

西漢盛時吏稱奉法循理為漢吏非奉法之難而奉法循理之難蓋漢法容有不近人情者在奉行者以理揆度之也本朝非漢比列聖忠厚法之外乎理者蓋鮮如朱文公所告趙忠定公數事法非不詳也故殺子孫者因喪嫁娶者喪葬踰制者夜聚曉散者各有明禁忠定之賢奉法有餘而循理在其中矣文公猶件列以告何哉意前此帥閩者坐視頹俗廢法以為寬是以流弊日甚忠定政教未遽孚也文公所告無一字出法之外於以見列聖立法之心即所謂理而文公窮理之學制而用之則皆法矣學仕非二事理法非二物法吏不知學固不足道學士大夫不讀法亦豈可哉槎溪張朴夫出此帖以相示殊有感乎我心

題畫冊後

衛宗武

畫雖小技而宇宙間事物物皆錯綜於胸次牢籠於筆端遠可使近大可使小毫芒膚寸可使之廣博崇深凡雄特秀麗天下之奇觀目所不接足所不及者皆掇拾於冰紈繭素中前輩謂無聲

之詩是也詩畫本一律必靈秀者後能之故昔之搢紳游於藝多以此名世近來能士絕少夏大夫珪畫院之應詔者耳而馳聲於時今觀方尺之楮幻無涯之勝扶桑之出日蜀嶺之擎雲層波浩淼猶具區彭蠡之廣飛瀑激湍有瞿塘谷簾之勢與夫柳岸花塢雪境晴林攬之皆若近在几席少陵所謂咫尺萬里殆不是過亦奇筆也以其遊戲之作姑集為藁云爾使大放所蘊淋漓毫素必又有可觀者矣使君襲藏此帙每一展玩則地形色之妙盡得於目睫機動籟鳴發胸中之靈秀融為有聲之畫則奇偉又豈止此與流俗之披玩圖冊者異矣

書程剛愍節惠錄後

馬廷鸞

死節豈易言耶余生晚不及從鄉先生講聞剛愍程公之烈矣雖然圖史所書焉可誣也謹按國史欽宗皇帝實錄靖康二年二月乙酉大風折木金人以金銀不足遣人來取提舉官以下八人受約束戶部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

同見金帥金帥責以金銀不足曰胡不取之於民四人同辭對曰今國破主辱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膽不計也於金縉何有哉顧誠無以塞責金人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罪振恐梅執禮坐罪遽前曰皆官長也金人不勝忿以次殺之又按國史四朝列傳陳亨伯梅執禮程振以下六人同傳而史臣繫之曰斯四人者所遭不同至於不求生以害仁而殺生以成仁則同也建炎中興表崇贈暴其忠於天壤宜哉嗚呼死節豈易言耶國史所書焉可誣也剛愍之孫及拳拳以發揚先烈為志余為史嘗盡窺金匱石室所藏因為表而出之

題察判學士家集後

馬廷鸞

先世子才集十一卷繕寫藏於家子才以詩文豪於熙寧元祐閒迨淳熙中研軒程公為之譜其年第其卷訂其述作大概而惜其器業之未底於成於斯文用力多寄意厚矣去淳熙八十有七年五世諸孫某讀遺編撫而歎曰程公謂子才元祐奏篇論北事效

於靖康信然矣抑又諸史論如論晉人以父母之邦委之於劉石輩殘暴戮辱百餘年閒無有奮發以生吾中國之氣又安得有奇士哉如論後魏謂中國以禮義文采之腴而飼拓跋之飢此之謂不幸非吾一人之可與魏爭吾必激天下之氣而與魏爭古之善戰者能用天下之氣而已矣嗟乎安得此語聞於炎紹中興之初乎子才從節孝徐先生遊且久其文章雄直雅似節孝今取徐集三詩係家集後而著其說如此

跋彭叔英談命錄

文天祥

命者令也天下之事至於不得不然若天實使我為之此之謂令而自然之命也自古忠臣志士立大功業於當世往往適相解后而計其平生有非夢想所及蓋不幸而國有大災大患不容不出身扞禦天實驅之而非夫人之所欲為也當天下無事仕於是時者不見兵端豈非命之至順蓋至於不得已而用兵犯危涉險以身當之則命之參差為可閔矣士大夫喜言兵非也諱言兵亦非

也如以為諱則均是臣子也彼有王事鞅掌不遑啟居至於殺身而不得避是果何辜吾獨何為而取其便如以為喜則是以功業為可願鯁然利天下之有變是誠何心哉是故士大夫不當以為諱亦不當以為喜委質於君惟君命所使君命即天命惟無所苟而已星翁歷家之說以金火羅計字皆為主兵之象遇之者即以功業許人十一曜之行於天無日不有無時不然人物之生亦無一日可息事適相值者亦時而有之也治亂本於世道而功業之顯晦關於人之一身審如其說則人之一身常足為世道之軒輊有是理哉聖賢所謂知命俟命致命皆指天理之當然者而言是故非甘石所曉彭叔英儒者也而星翁歷家之說尚不免膠固歐陽巽齋先生既具為之辨予復備論之叔英持以復於先生

大學解義跋

謝枋得

大學解義一篇臨川老儒徐公著述也朱文公平生精神志願悉在四書後進剽竊緒餘高可以取卿相下亦投合有司而撥魏科

天下家藏其書人遵其道與六經論語孝經孟子並行惜乎知之者尙未致行之者尙未力四書何負人人負四書亦多矣是編初意豈欲發朱文公言意所未盡者耶抑尊信文公之學誠求實踐自不能已於言者耶厥子以示某某覽盡卷不能贊一詞所望於徐公之子者惟於力行二字加意焉俾人知朱文公之學不徒議論要見樸實則此編亦必爲世所尙矣

跋宗忠簡行實後

黃震

嗚呼余讀公行實不能不爲天地之綱常哭之慟也方金虜圍京城不下而以和給我也四方勤王之師坐視不得進公獨曰旣曰通和請亟退師設有詭謀吾兵已在城下遂發兵大名至東平至濟州至衛南直入賊區據韋城而徙南華轉戰無前矣斯時也使趙野范訥協其謀則二聖可以不北狩而野也訥也不其然方金虜擁吾二聖而北天下尙皆我有也四方之勤王而不得遂者紛紛無所向公旣尹京尋兼留守如王善趙再隆丁進孔彥舟馬皋

趙海揚進王大節之流以兵附者百八十萬契丹九州日附中國且議遣辨士西使夏東使高麗以滅金已二十五表疏請回鑿京師矣斯時也使黃潛善汪伯彥不從中沮其謀則中原固金甌無缺之天下而潛善也伯彥也又不其然考論至此則二聖本不至北狩而終不免北狩者公之謀不遂也中原本未嘗淪沒而終不免淪沒者公之請不行也嗚呼惜哉自時厥后雖有英雄百戰皆不過救敗扶傷况偏安日久乎故我宋中興與否特係公用舍閒他尙何言雖然非公守磁我高宗已先入虜庭雖江南誰與保公雖身不及用尙能爲我宋得一岳飛

題呂申公試卷

王柏

自科舉之法立而鄉舉里選之制壞此無足怪蓋取士之法壞於淫亂之婦人歷數百年聖賢之君不能復此爲可恨然猶有可諉曰國朝兼采時望也至糊名之請行而士之進退一決於三日之虛文雖綱常淪壞之人販繒屠狗之輩不必擇也旣登高科則清

官要職執券取償朝廷雖欲不與不可得也取士之法至是不復可言然名公鉅卿未有不出此途者蓋同行而異情耳非法之果善也乃法之大幸也以一二人才之偶得遂謂千萬人之皆然不亦太疏乎凡誣經詭聖希求苟合莫不中選而抱道守義拙於華藻者莫不屏黜是豈法之果幸哉乃士之大不幸也嗚呼因觀呂申公試卷中稱名是法猶未壞也科舉之法不復古天下無可治之理三嘆而書於后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牟獻

皇祐三年十有一月文正范公在青社用黃素小楷書韓子伯夷頌遺京西轉運使蘇公舜元蓋天下萬世大綱常大議論扶植天地不可一日以無者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伯夷固知其將終身西伯故辟紂而歸之其心豈遂忘殷哉一旦武王之師載木主而以王號於其眾非文王意也兄弟奮然以身爲天下萬世爭綱常繼之以死其事誠卓絕然人乃或非之至孔子時猶

有以爲怨者而孔子獨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至唐時猶有以爲偏而不通者而韓子獨曰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韓子之言上繼孔子而公乎天下萬世有功於綱常甚大時無韓子議論廢則綱常泯吾爲此懼而幸獲睹范公之所書義士仁人壯顏毅色凜在目心閒使頑者懦者一見且泚汗破膽知畏議論是范公亦與有功於綱常矣公平生自許忠義前後緣論諫得罪至被以誣謗目以朋黨擯斥遠外而公信道之篤躡而愈奮老而愈厲伯夷頌固其中素所蓄積者嗚呼皇祐盛明時公之書此猶義形於色設不幸處綱常之變當何如若公者真可畏而仰哉大興李侯勛於燕竭來守姑蘇偕濟南陳君祥汴梁焦君德明首謁公祠下訪問其子孫而以卑之尊賢尙義有如此公之孫邦瑞士貴敬受而藏不啻拱璧始其家嘗以摹本刻於義莊歲寒堂至是乃得真蹟於二百四十八年之後若有神物護持以待其子孫而後付殆非偶然二君議勒石傳不朽而吾友滿君彌堅實來輒

具論顯末俾以刻晏元獻杜正獻文忠烈富文忠蔡忠惠諸賢與
公忠義相期各有題賦而蘇公詞翰氣概又公所重宜併刻於後
若昌朝執中輩雖素有軼轡亦不以人廢焉抑予觀忠宣公兄弟
有感于澤言泯意外忠念深矣尤後人所當取節二君皆有典刑
文學能亢其宗族黨所共推尚帥其族之人與其子弟謹守此寶
圖繼前忠用衍忠義之傳其永永無斃

書蔣象山諫草後

家鉉翁

嘗聞前史官秀巖李公言慶元六君子伏闕論救趙相三山楊公
倡其議廣信蔣公爲之屬藁願從者四人書既上權姦盛怒將中
以危法願從者或咨嗟涕洟自悔恨始謀不審楊公正色叱之蔣
公語之曰書成吾手禍若不測吾當告有司身任其咎諸君得少
寬耳其人收淚謝之既而俱貶嗚呼如楊蔣二公所謂偉然豪傑
之士眇萬夫而獨立者也論者乃謂六君子上書楊公爲倡仕不
克大顯蔣公屬藁克無所成以歿造化之理爲未可曉鉉翁謂不

然君子之爲善非徼後福而爲之也使二公得爲端嘉法從當國
家多事時碌碌無所建明保富貴以歿見鄙清議不若全慶元上
書之令名垂之汗青以詔方來之爲愈也然則世以爲二公恨二
公蓋含笑於九京矣蔣公之猶子泰寧丞奉檄攝事南浦剛毅勁
特尙有諸父典刑暇日出示諫藁俾鉉翁書之將與余公古贈行
詩歌並傳鉉翁素不習書而尊慕名節乃其夙心用不敢以固陋
辭輒焚香繕寫并記昔所聞秀巖李公語以俟後之作史者采焉

跋輞川圖

家鉉翁

士有見於道則知登山臨水之爲樂於道苟無見焉見崇臺池飾
觀榭窮奢角奇而後爲可樂是其樂有內外不可以一律觀也王
摩詰自謂能隱余觀此圖包絡山谷綿亘廣遠與豪客貴翁窮奢
角奇者亦何以異余年七十有三行世五紀周遊半天下所至值
佳山美景藉草倚樹適吾之適興盡輒去居無一寸之園一邱之
亭而余之內心無所歉也茲寓高陽四境平曠而余之山崔嵬與

西山俱高也極目無川而吾之水渾茫與大河俱長也人言此土
疏瘠不可以樹藝而余之土熙然其春肅然其秋物生其間可花
可實生意浩乎其莫遏也此其爲樂內乎外乎必有能辨之者李
積中持輞川圖來示余語之曰予有瀛川圖在奚輞川之足慕乎
乃題其後而還之

書楊東里詩集後

俞德鄰

余讀隱士楊朴詩如莎衣寒食七夕等作似可膾炙人口餘雖放
蕩狂逸有山林氣而雜以俳優鄙俚去風雅遠矣特其不事王侯
高尚其志有足稱者固不專在於詩也雖然畢相士安韓內翰不
數以朴言於上太宗遣內侍召之賜對景德殿詔授工部郎中朴
辭復賜束帛且官其一子賢君賢相其愛惜人才如此賢於朴者
其寵遇又何如哉當今淵潛山棲豈無朴輩不得聞名於朝而與
草木俱腐者是固誰之咎耶吾於此重有感矣

跋交信錄序

熊禾

余讀疊山謝公文信錄序未嘗不掩卷太息嗟夫同富貴易交也
獨患難之際生死懾其前利害怵其後當此時而不動心不易節
則可與言交矣三代而降朋友道缺吾於東漢黨錮諸賢節取焉
惜不一變而至道也宋道學大明伊洛考亭之集盛矣一時借譽
飾虛之人稍經爐鞴灰燼煙滅惟同門同志之士不以窮達皆能
信其道守其學不變依然孔氏家法也流風所漸江右諸賢持節
秉義九死不衰一時交遊氣誼皆班班可紀宇宙間三綱五常之
道尚有所繫而不墜者謂非道學之效不可也皇極在上師道立
而教化明友誼敦而風俗美其效又當何如哉余在鼇峯山中與
二三同志有求仁約方將向友天下聞疊山門人王君道可欲刊
此錄亟鼓舞成之且以寄余之志云

書梅節愍公文安集後

方鳳

右文安集十五卷尚書梅公執禮所撰曰文安者公所封開國縣
也嘗考日錄金人劫上皇及后妃等至其軍吏部侍郎李若水死

之及大括金帛戶部尙書梅執禮死之皆靖康死節之最著者然世多難若水而次公則以金人有遼亡死義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之語不知公擣虜之謀最中虜忌金人所必欲甘心者故忌公而惜李耳其實死事之無遺恨李何能視公當金人再邀帝羣臣多勸無行帝亦有難色惟若水與何桌以爲無虞及逼帝易服祇以一死塞責而已公當金人入懷州卽勸帝親征請太上六宮權宜出避奈有阻之者乃勿果及金人質帝邀金縉以數千萬計又謀夜擣敵營以二帝歸密偕吳革趙子昉輩團結軍民不旬日得十餘萬天苟祚宋豈必遽致南遷惜奸臣范瓊殺革泄其謀徐秉哲亦以子昉遺虜虜知公實主之以根括金銀爲罪問誰爲長官意正在公也遂遇害竊嘗論之若水實主車駕者卽其死豈追誤國之罪倘使公計終行則河津豈得飛渡虜勢豈遽莫遏兩宮豈竟北轅哉悲夫人謀已臧天禍未悔展卷興懷每用長慟若夫文詞之博碩精核人能言之非予之所以仰止公也

勸農文

吳做

安仁官長今奉天子之令與爾父老飲食於郊備宣天子仁聖敦本勸農之意復以官長身所更歷者爲爾父老言之官長家世業農知吾農民甚苦寒於蠶而不足於食凡國家宗廟社稷之奉軍旅之須官吏之俸祿州縣之用度一絲一粒無非取辦於吾農民且有里胥之追呼官吏之刑責豪右大家之兼并游手亡賴之生事凡所以苦吾農民者復不一也然明則有法令惟吾農民是卹幽則有鬼神亦惟吾農民是依農民之家誠能長幼相率竭力從事無怠於輸則無追呼之擾無歸於訟則無刑責之及睦於閭門比於鄉黨則兼并生事之人亦不應無故而相加場圃旣登牛羊在野婚姻往來爲酒爲食以相勞苦亦可以自樂於寬閑之野而無羨於世之貴且富者彼忘本逐末之人冒風波蹈險阻終身於憂患而不能一日安其居甚至於顛覆喪亡而不得復返於其鄉者亦豈如吾農民安生樂業自相保聚之爲福哉爾父老春秋高

矣。眎爾之州縣鄉黨富貴長久子孫蕃盛之家孰非務本力農積善守道之所致。噫爾之家雖甚苦而有天下之至樂。爾之業雖甚勞而有天下之至利。官長以父母年老無以爲養，勉強從仕以苟寸祿。若與爾父老相安三年善罷而歸，定當子負耒耜，婦供餽，相與深耕於舊隴，以盡菽水之歡。遂安居之樂，與爾父老同爲太平之耆民，志願足矣。

勸農文

劉宰

勸農郡守職也。守未至，部使者適攝事，可以爲具文而不加之意乎？使者來是邦三年矣。爾地之瘠，爾賦之重，豈惟使者知之？聖天子蓋甚愍焉。故比年蠲丁賦百萬，實始此邦。兵興政煩，而是邦獨晏然無異於平時。顧不甚幸歟！然而力田尙寡，浮食尙眾，則有由矣。夫狃於私販之利而輕於冒法倚臺省諸司之近，而果於終訟。凡此皆害農之本，豈惟違天時失地利且凶於而家害於而身，是不可不深長思歟！父老其敬聽斯言，歸而告諸弟子，相與專心致志。

服田力穡以無負聖天子優恤此邦之意

勸士文

吳泳

先王之制爵祿率以國之大小爲差。然試考其制祿之法，則殺於上卿而優於下士，何也？蓋卿之祿已厚，若更以小國而受次國之廩，則地之所出抑不足以供士之祿。浸薄若不下士而視上農，夫之食則身之所養愈不能自給。此廩祿之所以優於小吏自昔以來則然矣。況仕於窮邊荒絕之地耶？況仕於戎馬蹂踐之區耶？夫以益梓夔而視利之東西路，則地之相去若此，其甚邈也。以利劔閩而視關表之五州，則祿之所班若此，其弗侔也。五縣吏之俸不及中州之二三，曹官之請僅當內郡之一重，之以庫帑之壓支加之以銀會之折閱，小官之所得厘厘無幾矣。夫俸所以養廉也，旣廩厚然後可以激其赴功，稍食優然後可以責其守節。今祿旣不足以代耕，而平日之所以任使者又無至誠樂與之意，至有荷戈兵守而一紙之書不相及，襍硯自隨而十年之官不得代萬一。

邊符告警而欲望仗節死義豈不難哉昔王文公上書言事有曰
今之小官俸薄不足以養廉必當有以益之然今財用匱乏而復
爲此論人必以爲不可行荆公此說未爲不是然欲求理財以益
之則非也賦斂有定數而不可以求贏任祿有定品而不可以加
益討其源流而稽其功緒斯得之矣大率邊吏之俸薄起於折會
之太輕若使關外一券之楮亦如內郡一券之用優加供給以養
其志時有匪盼以繫其心忠信重祿而士之不勸者吾未之信也

諭俗文

高斯得

朝廷遣使者觀風一道其責重矣所以別白是非采察善惡獎厲
忠信懲革澆訛耘耨強梗伸達沈滯使聖天子教化宣明德澤流
布光輝燦然著於所部如皇華之光明於野然後爲盡其職豈俗
吏所能辦哉使者受命來使閩中始至嘗下教以爲上四州之俗
近於狠下四州之俗近於頑非鄙夷爾民而待之薄也蓋入境以
來所聞則然是以明相告諭庶幾能改今八閱月於此矣觀之訟

牒固可概見往往父子相殘兄弟相賊夫婦相棄親戚相讎較錙
銖之財而興訟至歷數載因纖芥之忿而交愬殆徧諸司虛造事
端僞治契券欺誣良善瀆紊公私泯泯焚焚何所不有吁使吾民
至此非使者之罪乎古之良吏不事刑威民服其教至於人人有
士君子之行無他身率以正而已今使者德業無聞行義不著無
以表倡乃欲恃區區政刑以相糾督宜乎習俗之不厚獄訟之日
滋也視周之使臣相去萬萬慚負職業如此朝廷設以古法繩之
不陷大譴矣乎今當春和萬物更始特述所媿以諭爾民其亦少
相體悉各務省循毋長囂頑毋作姦僞毋棄禮義毋逆倫理毋事
鬪狠毋恣侵漁使里閭清淨田野安生四方之人將曰閩中陶染
諸先儒之風今又服其使者之教如此人之詆其頑狠者妄也夫
如是上下豈不並受其福哉使者之言非飾美觀非爲迂闊爾民
其審聽之毋忽

和州含山縣驅狼文

王之道

人君以斯民付之吏譬猶上帝以斯人付之神其責實相似民有
病苦而吏不能救亦猶人有禍患而神不能去其罪實相等夫人
君之愛民與上帝之愛人不異也其視元元之災害不翅自我招
之自我受之也若吏不汝省神不汝顧以為時數實當然而不聞
於君請於帝使民人之情不能上達則已若獲上達為吏與神者
其被譴宜何如哉和抱江負山當賓客軍旅往來之衝而含山又
為通道自強敵人侵迫今八年更戎馬賊兵之變無慮數十次所
至荆棘爨無盛煙幸而未血斧鑕者又以齧草茹木為命今豺狼
成羣白晝入市與飢羸格鬪力不勝則恣殘噬如驅羣羊而向之
齧草茹木者且復有畏塗之戒往往束手啼飢坐以待盡吏奉天
子命牧養小民使民至此吏亦安所逃罪神以功在國德在民實
受命於天作庇此方正使吏不以聲於帝而帝不以咎於神為神
之職當如何耶昔宋均為九江守初境多暴虎檻穽所不能制下
車自責去檻穽而虎為之渡江今太守趙公賢且仁不減宋均其

不以長刀大劔強弓勁弩事於狼而遣屬吏同縣官有請於神蓋
與宋均之去檻穽不謀而同官吏誠不德有以致之冀神力請於
帝俾殃及於厥身勿使百姓無辜同此濫罰不然神為不職某當
聞之州俾含山之民毀像撤廟以為神羞神其聽之毋爽

大名狄梁公廟祈雨文

代梁帥

王安中

維公忠貫天地氣勁金石仗義蹈險凜凜一德武孽鳴晨唐日中
蝕公徐請命賈血橫臆廬陵既還五龍來翼大明升照匪公執力
扶顛之功草木所知寧豐汝南罔不懷思魏人載德百世奉祠獨
賢斗南豈但一時維此魏人所欲必告農功穡事有相之道今茲
之稼既方既阜迨天閔雨民憂用禱維昔上公神通陰陽吁噓而
雩抑有故常公降自天去復騎星留遊舊都髣髴英靈某在茲居
守神交冥冥忠義之感尚想典型胡不慨然吸呼雷霆流惠焦槁
與之蘇醒倘霑嘉澤歲得上熟自公及私異世蒙福祠庭之完奉
嘗之續率民報貺當罄祇肅

福州謝雨文

代

陸游

吏受命天子牧養百姓神受命上帝保衛一方其責則均然而祠宇貌像孰與府寺之雄犧牲醪幣孰與犧廩之厚巫覡尸祝孰與官屬之盛吏隋政紀無以格豐年之祥不自責而望神宜拒而弗享矣區區之禱曾未信宿雲興東山之麓雨被千里之內雷發而不怒風行而不疾祁祁霖霖如哺如乳起視四野莫不霑足愁歎之聲變為歡謠嗚呼吏之愧於神多矣酒冽牲肥樂歌送迎匪報也以識吏之愧也

山居上梁文

程俱

百盤九折深入雲臺兩厦三間初營光塢倦遊三紀幾同遼鶴之歸高謝一時何有山雌之歎况乃松楸在望桑梓焉依北陌東阡無非羣從西疇南畝同是老農平生無羨於萬鍾投老遂專於一壑千章檜柏奏三籟於太虛四達軒牕納羣山於丈室琴無絃而自撫門雖設以常關高下茅茨覽壺中之日月卷舒雲物現域外

之山川樸斲既圖棟梁斯舉宜作工徒之唱以傳閭里之謠

兒郎偉拋梁東十二峯巒一徑通白屋寒多常晏起覺來朝日照

梁紅

兒郎偉拋梁西桃李新栽欲滿蹊煙塢盡頭穿細嶺白雲深處有

招提

兒郎偉拋梁南疊嶂如屏翠拂嵐但見雲林橫谷口豈知中有我

伽藍

兒郎偉拋梁北雲頂峯前三畝窄茅茨高下一壺中百尺飛泉瀉

空碧

兒郎偉拋梁上雲裏巉巖倚青嶂秋光春色四時新日月煙霞無

盡藏

兒郎偉拋梁下俯視溪山展圖畫欣欣雞犬靜相聞一目田疇收

穰稔

伏願上梁之後鄉無疵癘歲有豐登長幼團圞共說無生之話聞

閭揖讓永為安業之人重見太平同躋仁壽

馬迹上梁文

孫觀

四郊烽火誕彌蛇豕之墟一島風煙宛在龜鼉之窟鳴樸出鮫人之館浮杯開梵帝之宮偶避地於兵間遂問津於耕者鴻慶居士數奇半世多難百罹救過吹齋憚心喘月平生許國卧陳登百尺之樓晚歲營巢住揚雄一區之宅命龜三卜避盜五遷獨行鷗鷺之羣其集雞豚之社半山卸日落帆影於坐中萬壑留風過樵聲於枕上蓬茅不翦畚鍤自隨遙開白板之扉緩扣烏犍之角兒童拍手競欲挽鬚婦女應門那聞轆斧泥田父瓦盆之飲荷園官菜把之恩悵昨夢之已非休吾生於既老木居士安能為福亦又何求土偶人自得所歸於是焉息其此百家之聚大同一笑之懽

新居上梁文

辛棄疾

百萬買宅千萬買鄰人生孰若安居之樂一年種穀十年種木君子常有靜退之心久矣倦遊茲焉卜築稼軒居士生長西北仕宦東南頃列郎星繼聯卿月兩分帥闈三駕使輅不特風霜之手欲龜亦恐名利之髮將鶴欲得置錐之地遂營環堵之宮雖在城邑闐闐之中獨出車馬囂塵之外青山居上古木千章白水當頭新河十頃亦將東阡西陌混漁樵以交歡稚子佳人共團樂而一笑夢寐少年之鞍馬沈酣古人之詩書雖云富貴逼人自覺林泉邀我望物外逍遙之趣吾亦愛吾廬語人間奔競之流卿自用卿法始扶修棟庸慶拋梁

節堂上梁文

姜特立

建寧遠之旄節初無汗馬之勞依光宗之風雲晚拜攀龍之寵實一時之勑見雖千載而難逢顧惟吾家本非世闕因先君之死事被恤典而得官雪案寒牕幾勤燈火之讀乘田委吏屢從州縣之遊夫何衰晚之年乃有遭逢之幸百首之清詩夜上九重之溫詔晨頒既試中書復登上閣侍主上之潛邸僅及六年奉興國之真祠殆踰一紀誤蒙異獎錫以殊名紅旆碧幢共仰皇朝之文物綠

蓑青笠有光漁父之家風幸遇良辰輒陳韻語

拋梁東曉日瞳矓照海紅山勢住時鼇背起浮圖千尺插晴空

拋梁西堂接如山萬瓦齊更有一峯金作柱玉泉千丈瀉虹蜺

拋梁南仙掌巍峩聳翠嵐夜半老人呈瑞處丙丁光彩照重欄

拋梁北山圍水繞山翁宅醒心煙壑接池亭四時好景宜留客

拋梁上棟宇翬飛符大壯豈唯瑞氣覆重重更有台星光兩兩

拋梁下燕雀爭飛來賀厦黃幡豹尾安神靈兒孫代代傳香火

伏願上梁之後一人有慶萬國交懽畫棟朱甍永作雲山之盛事

龐眉素髮長爲風月之主人林婆之酒休賒孔老之尊長滿時招

佳友共樂清時

雲溪上梁文

程秘

封侯起第一日事苦未須忙種竹栽花十年成亦嫌太晚已是半
生行屋客豈應終欠葢頭茅重憎羣蟻之銛輒蠹百年之棋要須
一洗聊與更新雲溪居士心住太空身無定著今日展旗山下重

葺先人之故廬向來垂釣臺邊又有子陵之素約天教留此則在

此人謂宜遷則又遷不妨且同里社之雞豚也要時訊雲谿之水

石金馬玉堂竹籬茅舍顧其所寓如何好天良夜明月清風均在

適意而已下不逮碧瓦浮煙之潤屋上不如綺牕籠霧之貴家柳

種當門僅此淵明之宅草編成屋或同諸葛之廬然而堂上護叢

庭前棗萼高有儲書之閣旁連燕客之區花藥分畦堂庭有序是

亦足矣奚其華哉心匠既成梓人乃命時乃農丁告隙霜文獻晴

穀旦於涓修梁可舉聽我六偉作而一心

兒郎偉拋梁東陽谷新栽百萬松他日危檐交聳處霜皮鐵甲盡

蒼龍

兒郎偉拋梁西石鼓崔嵬列岫低下有老龍藏玉骨千年凝此渡

雲溪

兒郎偉拋梁南金魚席帽紫霄閒堂名曰對思親處一段晴雲自

往還

兒郎偉拋梁北百萬琅玕森翠直牆垣不隔護龍孫長看傲雪凌

霜色兒郎偉拋梁上閭闔晴開天蕩蕩有手能修五鳳樓應結雲梯高

萬丈兒郎偉拋梁下坦然心地平如畫不須築屋貯黃金但要詩書長

滿架伏願上梁之後昆蟲無作燕雀賀成鶴髮慈親長見孫枝之茂霜

髯季父早膺子貴之榮不論公府茅檐共此溪風山月更願無邊

廣廈要令盡得安居

昭信軍譙樓上梁文
淮南第一山盡健金湯之勝樓高數百尺新傳鼓角之雄俯峭壁

於雲中浮孔壺於天上吞爾山河表裏政須更漏分明魏揚麗譙

雄跨堅壘秋風蘆葉賊騎聞之而引歸夜月梅花壓井熙然而高

卧少停鼉鼓待頌虹梁

東五雲扶日曉瞳矐鯨歸海嶼波濤靜海視淮山氣象雄

西角聲吹月浸玻璃長淮蘸碧馮夷舞遠漢森寒太白低

南宮闕雲深萬象涵夜奏捷書今混一秋成樂歲又登三

北劍氣已凌狐兔窟誰取中原四百州喜有惟良二千石

上天與渾儀無兩樣待挽銀河淨洗兵見說玉階催放仗

下浮嵐晚翠鱗差瓦弓彎曉月落雙鷗劍卧秋風無匹馬

伏願上梁之後月冷夕烽雲沈秋柝山龜對峙堵安玉壘之畫圖

淵魅不波家樂銅壺之晝夜一聲鼓角萬里車書

工部草堂上梁文
折腰五斗米未寒鷗鷺之盟蓋頭一把茅聊作龜魚之主浩然卜

築雅矣倦遊秋崖老子本自犁鋤誤親筆硯朋友相過而問字勸

閒工部眼前忽焉突兀山林有味花柳無私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當識秋崖此意太虛爲室明月爲燭未問康廬主人咨爾工師聽
予謠誦

東朝暮祈山望眼中霜韭雪菘供夜話磚爐石鼎煮春風
西彌勒同龕石路低自挹長庚吟皓月曾經太乙照青藜
南白石尖如碧玉簪小小浣花工部屋鄰鄰吹綠相公潭
北政與乃翁松檟直山雪行鞭竹子孫溪煙破蕾梅消息
上心與太虛元一樣良辰樂事不難并明月清風無盡藏
下不用風亭無月榭行春白鹿底須忙耕雨烏犍儘堪借
伏願上梁之後青山無恙白日自長早韭晚菘不欠園官之菜把
左花右竹更添工部之草堂蟻寶之春易熟牛衣之暖難忘物外
乾坤廣大胸中星斗光芒

山中堂屋上梁文

文天祥

戴符尋隱久矣買山潘岳奉親昉茲築室未說胸中之全屋姑營

面北之一堂凡私計之綢繆皆上恩之旁薄自昔園林臺館之勝
難乎溪山泉石之全瑯琊兩峯似太行之盤谷建陽九曲類武彝
之桃源然而有窈而深者無曠而夷有清而厲者無雄而峭所在
罕并於四美其間各擅於一長而況索之於杖屨之餘去人遠甚
未有納之於戶庭之近奉親居之主人白髮重闌綵衣四世出隨
園鶴付軒冕於何心歸對林鳥覺簞瓢之有味頃關上遊之叢翳
偶逢小隱之坡陀江村八九家得重洲小溪澄潭淺渚之勝山行
六七里有詭石怪木奇卉美箭之饒攀飛雪而窺空豁度修蕪而
陟穹巘雲奔虎鬪根穴相呀斗折蛇行岷巖差互看輞川畫如登
南垞過華子岡讀黃溪詩如上西山至袁家渚其遐詭足以騁懷
而遊目其深靚足以養道而棲真自天作之非人力也未爲仙翁
釋子之所物色惟有樵童牧豎之相往來偶然幻出種竹齋見山
堂尙欲傲爲拂雲亭澄虛閣先生酒壺釣具無日不來夫人步輿
輕軒有時而至乃若波濤洶歛雪月紛披煙雨吐吞虹霞變現將

使山閒四時之樂盡爲堂上百歲之娛啜菽水盡其歡先廬固在
得萱草樹之背別墅何妨乃相南隅乃規中輿有護田一水排闥
兩山之勢得栽芋百區種魚千里之基問之陰陽天與我時地與
我所若有人物水增而廣山增而高不管相如四壁之蕭條且作
樂天三閒之瀟灑窓中列岫庭際俯林舍北生雲籬東出日或積
土室編蓬戶或通竹溜縛柴門宛然林壑坻島之中更有花木樓
臺之意眼前突兀見此屋人生富貴須何時苟美苟完爰居爰處
謳吟月露俱燕喜之詩判斷煙霞博平反之笑何必瑤池崑崙閬
風元圃方是神仙不須終南太華天台赤城亦云山水被褐而環
堵卻軌而杜門彈琴以詠先王之風高卧自謂羲皇以上不知老
將至聊復得此生今日幽居便可號爲祕書外監他年全宅亦無
華於昌黎先生小住郢斤齊聽巴唱

南宋文範卷六十二

南宋文範卷六十三目錄

送薦文 弔哭文 祭文 哀詞 諡議

獻陵疏文

任盡言

弔英布廟文

周紫芝

哭將作張少監從祖文

魏了翁

祭游定夫文

楊時

祭王經國文

許景衡

祭梁谿文

黃彥平

祭劉致中文

胡寅

陸宣公祠堂祭文

程俱

祭李尚書若水文

仲并

祭劉其父樞密文

朱熹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朱熹

祭張魏公文

王十朋

重祭張魏公文

王十朋

祭魯公文

王十朋

祭劉樞密文

陸游

祭邢邦用文

呂祖謙

祭嚴先生文

張栻

祭尤尙書文

袁說友

祭周子充丞相文

倪思

祭諫議龔公國正墓文

劉燾

祭邱樞密密文

衛涇

祭黃尙書文

劉宰

祭呂東萊文

陳亮

祭朱先生文

陳文蔚

祭吳履齋文

季苾

望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顧宸宋文選

宇文龍圖時中哀詞 并引

史堯弼

故贈右諫議大夫龔公諡節肅議

葉適

李丞相綱諡忠定議

葉適

權大安軍楊震仲諡節毅議

袁燮

南宋文範卷六十三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送薦文

弔哭文

祭文

哀詞

諡議

獻陵疏文

任盡言

時巡萬里羣心久阻於望霓歲閱三星凶問奄傳於馳驛哀纏率
 土寃薄層空臣等跡忝簪纓心增荼蓼從君以出始慚晉國之亡
 臣御主而還終媿趙王之養卒攀號靡及摧殞何窮嘗聞無罪而
 殺一夫尚復有辭而請上帝矧茲二載喪我兩君義不戴天扣九
 關而無路禮應投地庶十力之可憑爰竭蚍蜉之誠仰干龍象之
 馭恭惟大行孝慈淵聖皇帝夙躋上聖遽辱多艱嗣服幾年躬勤
 庶政屈尊絕域本為生靈已深露蓋之嗟更劇鯨車之痛遺弓安
 在憑几莫聞熏修唯藉於佛乘升濟式資於仙駕恭願神遊超越
 睿識圓明區脫塵空來即寶華之法會兜離響滅嘗聞金鼓之妙
 音更冀大覺垂慈三靈協佑護持正法隆世祖中興之功摧伏諸

魔雪懷王不返之怨

弔英布廟文

周紫芝

繫楚漢之方輿兮顧雌雄之未判唯智者之見機兮當外決而中斷始冠軍之就戮兮恨老增之見晚悟使者之一言兮遽投策而歸漢建王都於楚邱兮俾故鄉之改觀雖富貴之遂志兮曾不戒夫盈滿威震主而不祥兮宜避禍而引遠彼羣醜之穴空兮韓盧烹而不免致主意之見疑兮切臣懼而交惋視越醢而信禽兮分死生於夜旦上印綬而乞骸骨兮追喬松而遊汗漫無尺籍之與寸兵兮疑可釋而冰泮王料敵以如龜兮何目眚之弗見渡清淮而反田里兮享壽康于安晏蓋無罪而殺大夫兮士當去而不可緩况勇冠于諸侯兮復功高于既叛何此理之不明兮徒銜冤而永歎

哭將作張少監從祖文

魏了翁

嗚呼上下千百載前言往行舊章故典於其成敗得喪如生其時為其人以泣其事也今有如公者乎蕭然一室圖史左右蓋世所謂可慕可說可怵可愕之事舉不足以易其慄今又有如公者乎昔在嘉泰開禧之間某無似階緣薄伎倍厠周行不四三年而屬人之更迭出入者不下十七八人其始終同省者惟公與參與李公及夕郎許公爾今十七八人中之僅存者乃獨李許二公與吏部范公而餘皆下世久矣矧三公者方以祠官之祿里居而某越在哀煢死亡無日撫人物之牢落感世道之惛悞於公之葬寧不使我寤歎而啜泣乎每朝會無白首大儒可備顧問昔人以爲深憂然則一哀之涕非特爲公出也

祭游定夫文

楊時

嗚呼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加乎民今其已矣夫復何云恨百年之永訣猶想見其音塵念昔從師同志三人今皆淪亡眇余獨存雖未即死而頭童齒豁煢然孤立而誰鄰嗟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參訂去其

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訃之及門嗚呼悲夫宜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歟抱遺編而求之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慟徒隕涕而馳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

祭王經國文

許景衡

嗚呼經國世人所慕公不屑為世人所難公獨易之三十年閒奔走州縣人皆公憐公獨不倦凡我長民以民為師夫豈他求惟天我知鄰寇猖狂聞者四走公令其民吾其汝守礪兵蒐卒以固吾圉賊鋒屢接民卒安堵豈惟吾邑旁障毗境億萬生靈惟公為命天子嘉之能保我民召檄甫下而公訃聞指紳咨嗟論著初終恩錄其子天子勸忠士方平時抱能未見遇事而發功名立顯矧吾經國豈第英果使其得年何施不可嗟我與公實同臭味而公所造非我敢踣寓形斯世孰短孰長雲飛川駛此獨不亡尊酒相歡今奠一觥嗚呼經國炯若平生

祭梁谿文

黃彥平

炎運有赫九陽之厄帝賚我公振其顛踣宣和初歲王城赤水戟筆直前開陳陰沲流離艱棘不挫愈勵歸班奉常媢書倏至定策中禁贊佐天子震動朝廷旁觀病悻大明生東人有適從效死不去挫其姦凶二帝重歡兩河亦還羣情中媚墮我太原公身南遷國亦大去帝出商邱眷子作輔請都南陽稍睨朔方有志不就舍之則藏乘桴而浮賜環而返生覲咫尺臣死不憾長沙豫章虎旗牙璋從容辭受萬夫之望國步未夷敵情難測期公百年安宋社稷如何昊天曾不憖遺股肱或虧邦國殘瘁公無閒然我有餘痛匪哭其私為天下慟

祭劉致中文

胡寅

嗚呼天生百材莫不有用材之尤者其用尤重南金大貝金玉明璣惟或不好則德之基獨我致中乃異於此百不一見不壽而死嗟嗟致中蚤自貴珍見賢必事遇仁必親學無定師參以訂證濟其明穎礪其廉勁事親篤孝友於弟昆政施厥家肅雍闔門其在

朋友忠益相告其於鄉黨善者所好德義積躬名聞於朝公卿引
重弓旌是招三揖而前尚赴堂察君以疾辭歸馭遄發縉紳趨榮
決性奔馳豈有匹士重已如斯士負智能鮮克遵養歲不我與利
有攸往猗歟致中術略疏通若將終焉一畝之宮謂天艱之式燕
其晚而迄艱之惟理之反文木良材仆於嶽巔有鬼者榆乃終天
年切玉之刀以貴弗取鉛胡能割玩之在手鄉閭之分姻婭之情
膠庠之舊磨琢之誠別去再暮期復來會我今來矣君往安在旅
酒弗旨豆籩不嘉獨有悲思君其知耶

陸宣公祠堂祭文

程俱

維建炎三年歲次己酉十一月乙巳朔二十一日乙丑具位程俱
謹以清酌果肴之奠恭薦于唐丞相陸宣公之祠嗚呼在唐中微
再僨再起至於德宗四海瘡痍休之養之手撫摩之猶恐不濟胡
密賊之而割而贅而腴而膏腹心內離手足外搖蹠蹙不治上下
無交一夫奮呼魚服以跳公丁此時爲國親臣亂之未生也固已

察齊公之將病亂之既生也則又起號君於既昏方其安危之機
閒不容穉倉皇莫振憂辱孔熾而其所陳未嘗從權譎而廢仁義
然直而不訐剛而能濟據正而不迂陳古而不泥至於料敵之情
揣事之隱鉤深中會物莫能遁允所謂足以謀王體而斷國論者
矣而其王佐之才之學蓋施之未之盡也某也不佞忝茲守符實
公故鄉墟里既燕始揭公像爲此世模英風凜然過者必趨仰高
山其安放豈斯世之可誣蓋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豈爲公而歛
獻尚饗

祭李尚書若水文

仲并

維建炎元年歲次丁未九月戊子朔二十日丁未江都仲某謹以
清酌之奠致祭於故兵部侍郎贈觀文殿學士李公之靈嗚呼哀
哉士有一善聞於鄉閭而能自殊於流俗則雖萬世之下猶或誦
之況乎當大事而忠亮可觀臨生死而志氣不移使遐陬僻壤知
中國之有臣而天下之識與不識莫不感涕而嗟咨後世固將聞

是風而興起而某也幸此生之同時嗚呼哀哉甲辰之夏始得公之姓名文字觀其吐辭抗論豪健瑰奇雍容正道排斥他岐固已私自欣忭知夫去聖雖遠而斯文之未衰及天子命公典教太學則又舉手而爲多士賀知後學之有師雖博聞強識謂當模範於學者而偉材碩德固宜登廊廟而爲天子之倚毗乙巳之冬外寇大集禍興邊陲上皇內禪而得聖子登崇元凱放黜窮奇有志之士交口相賀謂宗社自是永固而強敵可以鞭笞丙午之秋公自儒官出使邊庭天下又知忠義之可仗而大厦之可支奈何斯民寡祐而國勢至於中微赫赫中國累聖重熙巍巍舜蹇蹇泉夔蕞爾小邦再抵京闕而堂堂百雉之城遽及夫顛危嗚呼痛哉敵人包藏禍心苟可以肆其強暴者夫何懼而不爲在廷之臣相顧駭愕坐視依違者固何足道而或歸命異姓又自以爲權宜禮義廉恥之風掃地盡矣而遠方之視中國將有秦無人之疑非公叱其羣而奪之氣視死如歸則夫萬世之下孰知中國有真主而時

之不幸以及於斯公之沒矣明主嗣興天命未改斯民謳歌而樂推海內傾心以望太平者實指日以期首加卹典褒崇大節追榮秘殿而賻贈有加者蓋幸公之或知嗚呼哀哉公有尊主之心而位不及於公相公有濟時之志而福未及於黔黎炯炯忠烈諤諤端方而遽逢此百罹歿爲明神以遂剛毅敢爲之氣以陰相我宋之中興者非公而誰今歲之九月公之喪始至江都而某也竊伏淮瀕蓋嘗聞風而瞻思惟盛德之事卓絕奇偉而顧自忘其鴛蹇庶十駕之可追百身莫贖徒有感於私心罔知涕淚之漣洏式奉清酌寫哀以辭公其舉觴而鑒茲嗚呼哀哉尙饗

祭劉其父樞密文

朱熹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九月辛酉朔二十日庚辰從表弟宣教郎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朱熹敢以清酌庶羞之奠告於近故建康留守觀文殿學士彭城劉公之靈嗚呼哀哉天胡付公以瓌奇俊偉之材而不并假以耆耄期耄之壽胡位公以樞機藩屏之

重而不遂畀以彌綸輔贊之權使公名若極富貴而無欲實則抱
憂歎以終天此中外志義之士所以聞公之薨皆失聲而相弔或
雖未識公面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漣者也嗚呼哀哉惟公生
有異質早擢巍科退而自保弗競弗譁屈首受書典學于家內充
其美外振厥華暨登王朝遂掌綸綍獻納綱繆訐謨密勿忤權觸
要無所回屈帝眷弗渝試以郡紱受鉞于南勦頑踣凶婉變赤子
撫摩哀恫禮賢勸學導和致豐報政三年鄒魯其風帝曰來歸本
我兵柄曾不幾時咨以大政公奮其庸帝虛以聽張磔宏綱塞絕
僭令道直身危突不暇黔出臨兩鎮威輝恩漸適嬉于堂遽哭于
苦恩詔起之有竦其瞻公臥弗承帝悉其孝曰究汝哀來覲來教
公言益切公守不撓再撫于潭亦顯其效乃遷建業民病以饑公
不寢食起坐嗟咨方略既張惠術四施會是流萃化爲充肥帝嘉
乃勦加勞進律倚毗方深遽告以疾忠無隱情諫有遺筆帝驚罷
朝悼此良弼嗚呼哀哉我以孤童來託公家公不鄙我勸導有加

公姿鸞鶴我性鷹鷹豈無異同卒莫疵瑕自公進爲論議慷慨實
始斯公高明光大公之知我亦晚而最迫其永歸手札告戒褒德
撫孤古昔所難并以諉我我其敢安把書長號涕隕闌干還坐以
思慨其永歎念昔帝師爲國死義亞傳承之夷險一致屏山雖隱
亦豈忘世公襲其傳克廣無替眾咸謂公當訖外庸入贊皇極下
釐庶工登賢屏姦復境攘戎內繼祖考畢其餘忠天胡難湛而止
於此羣邪交慶眾正心死矧予之衰竊究終始願言思公曷其有
已嗚呼哀哉昔誦離騷舉公觴兮今拜以哭酌公堂兮私情公義
兩怛傷兮神靈不昧尙克鑒予之衷腸兮嗚呼哀哉尙饗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朱熹

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
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己不勝其乖異
嗟惟我之與兄胎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
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

其鄉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濟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
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近
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
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
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
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其濟不惟
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
心予亦見糜于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閒以就其書是亦任
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
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
長號以寄此醇也惟兄憐而鑒之尙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
哉

祭張魏公文

王十朋

惟公學造誠明才全文武忠孝根於天性節操貫乎歲寒社稷之

功最高親曾取日君父之讎未復誓不共天二十年見斥權臣五
百歲重逢聖主夷狄服汾陽威德兒童知司馬姓名意者天必相
之嗟乎命何止此方渡江而擊楫遽樂聖以銜栝宣室興思蒼生
望起雖曰閉門絕粒不忘憂國愛君中山功未及成讒謗之書盈
篋武侯死有遺恨英雄之淚滿衿一老不遺百身莫贖某濫比假
守驚聞訃音忍觀絕筆之銘媿阻臨棺之奠嗟吾道之窮已甚非
斯人之慟而誰

重祭張魏公文

王十朋

嗚呼蠻夷猾夏以和得志食肉者鄙力主和議萬口和附爭言五
利曰國之福何惜土地甘心事讎不恥稱謂附和者用沮和者棄
和猶未成邊已撤備既棄唐鄧又棄海泗淮北生靈幾無噍類國
既日蹙兵亦尋至公之勳德公之忠義公之人望羣嘲聚詈公欲
恢復指爲生事公欲禦戎斬爲兒戲公欲養兵詆爲妄費公欲進
賢目爲朋比公得人心云有異意巧言如簧吁其可畏天眷雖隆

不容在位汾陽兵柄奪于讒甚度無顯公豈獨前智怒疽范增間
走樂毅公存虜懼公死虜肆虜方陸梁國若旂贊上心焦勞當食
而喟彼蒼者天胡不憖遺九原不作蒼生曷慰遙望衡山滂然墮
淚

祭魯公文

王十朋

士之處世患不逢時及其進用得君者誰逢時得君可究設施堂
堂魯公國之元龜民之父母世之宗師歷事四朝始終無虧光相
二帝盡忠不欺休休有容涯涘莫窺盛德大節人皆仰之虜馬飲
江聞者四馳公獨屹然處以靜謐以身許國奚顧家室一鏃不施
邊鋒自息宗社以寧繫誰之力堯舜授受乾旋坤闢同列異議公
獨忠赤功成而退罔有德色亦松與遊脫遺羈縻疆事未寧羽書
方急上心焦勞起公于疾人望翕然如用君實折衝千里再安王
室公欲有爲百未一遂彼蒼者天胡不憖遺變生俄頃仆于奏事
震驚中外邦國殄瘁嗚呼哀哉某晚進不才誤辱公知官守有拘

莫覩靈輒致奠遣僚寫心以詞爲天下慟豈曰其私

祭劉樞密文

陸游

嗚呼公乎有文有武有仁有智立朝無助以直自遂聲氣不動而
折萬里之衝從容一言而決盈庭之議蓋人所難公之所易仰天
俯地一念不愧秋毫未安寢食忘味輕失富貴而重朋友之責自
屈達尊而伸白屋之士蓋人之所忽公之所畏昔歲癸未某始去
國見公西省凜然正色顧雖不肖竊師公直流落得歸公與有力
舟過金陵公疾已亟命之不淑旋聞易簣祭不及時實負盛德尙
想平生出涕橫臆

祭邢邦用文

呂祖謙

嗚呼子之於學篤矣質性淳固可謂有學之資兄弟雍和可謂有
學之地壻于德門左右觀法則既知學之實游於四方師友講論
則益知學之方小試曹掾素懷得伸若使其信學之堅還歸鄉閭
儒風方起若多其其學之助天之相子者何其多邪嗚呼狎至哭

其二季未已而身從之奪之者又何其驟也大時不齊消息盈虛之理子其聞之矣全而歸之於子何憾一觴之慟蓋故舊之義姻戚之情所不能已也日者邦傑之喪其奠辭蓋曰將見仲氏而致此哀焉庸詎知未及見子而復哀子耶嗚呼哀哉

祭嚴先生文

張 枳

某竊惟此邦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先生高風之所存也雖舊隱之地祠像具設而學宮之中烝嘗獨曠其何以慰學士大夫之思乃闕東偏肇始祀事嗟乎世遠道散寵利相希而事君之義益以不明惟先生曾不以一毫動其中啟世祖貴德尊士之心成東京砥節礪行之俗流澤遠矣繫我多士克承繹之

祭尤尚書文

袁說友

天祐皇家必有興立迺生賢者左右培植朝有大政俾為蒼生有常心俾為父師其身也榮其國也治高山仰之流光萬世公之清節不可利疚事或過舉賴以正救以下廟上凜然東臺至再至

三抗奏弗回公之摛文兼麗典誥綸掖代言玉堂敷號史廷直筆帝幄橫經黼黻王度儒臣至榮郡書萬卷山藏海積公博極之章句臚析繭紙舊聞千載散佚公愛玩之寶於金玉嗚呼哀哉以公之節足以鎮俗以公之文足以華國讀書是勤百氏指南樂古為富四海律貪比正嫉邪友舊篤親皆盛德事其有典刑天子眷乎舊學學者依乎宗師將彌綸乎廊廟均仁壽乎華夷何聽履之方強倏逝川乎已而嗚呼哀哉上而公議孰主張之下而善人孰領袖之斯文不幸殆如綫矣舉世混淆誰能變矣識與不識莫不涕洟吉人云亡將誰與歸小子辱眷接武清朝一再姻婭聯好漆膠聞公易簣我嘗視之及公蓋棺我實撫之實肴於豆實酒於卮為斯文慟九原莫追公而有知鑒此奠詞

祭周子充丞相文

倪 思

公生廬陵繼六一公士論推尊異世而同惟公之德粹然謙恭玉山珠淵清明內融惟公之才用而不窮出入屏毗應變從容惟公

之學源深流洪七流七略靡不究通惟公之文旨奧詞雄眾體兼備三代同風奮身紹興厥聲摩空晉值螭切寢膺顯庸隆興乾道風虎雲龍明良遇合千載一逢既於淳熙治盛功豐公於是時蔚為儒宗乃掌帝制勒崇垂鴻乃陟文昌獻納輸忠乃侍講讀乃翼儲宮遂登廊肆開府西東聚精會神志合謀從遂正台鼎輔相彌縫密贊親傳勳業愈隆紹興初政矩疊規重退而分陝初不言功慶元告老歸從赤松優遊綠野名壓岱嵩皇恩渙渥進階累封歸然四朝善始以終天不憖遺夢奠告凶遣奏上聞震悼宸衷節終節惠哀榮兩崇思以晚學夙登崇墉温顏下問借聽於聾帝命冊畢代言非工宿緣妙契哀喪是蒙修門一別歲月轉遷移書相先訪逮孤蹤今聞公喪涕淚沾胸緘詞寫懷敬侑一鍾仰祈英靈鑒我悃悃

祭諫議龔公國正墓文

劉燾

新天子有事於台宮推恩宇內凡忠臣義士之名蹟顯著者俾長

吏二千石致祠焉所以諷勸臣節也惟公昌言直道照映青史馬鬣之封近在城隅曰忠與義疇出公右是用躬致天子之命於墓下而不敢諉之有司焉嗚呼公之南遷坐論蔡氏也方公持扇乞錢之日實彼秉鈞顯國之時榮悴殊途亦既甚矣歲月幾何是非大定流芳遺臭兩俱無窮咄彼凶渠塊骨茲土樵蘇猶唾而弗顧而過公之墓者莫不徘徊太息想像其遺風是果孰為榮辱邪嗟夫天不使公還葬河間而葬于此又不使蔡斃於異邦而斃於此其殆欲一正一邪昭然並列為世之法戒乎雖然使君之言行王室不至干中微蔡氏亦免于誅戮是公之論蔡也不特忠國亦忠於蔡氏而蔡氏之害公也不惟禍國祇以自禍者歟敬仰之餘併陳梗概公之英烈尙聞斯言

祭邱樞密密文

衛涇

嗚呼自昔賢哲死生之變有關乎世道之盛衰夫受才於天者既宏則貽福於斯人者當大其所施曠間世而始終胡一朝而永違

信蒼旻之難詰使黔首之疇依公之堂堂萬夫桀規喬嶽屹鎮景
星燦垂厯事三朝屢更險夷惟眞弗渝惟堅弗隳或出或處一節
靡移銷伏羣枉斷制大疑人有元氣國有址基邊陲俶擾呼吸安
危身爲長城手摩瘡痍明堂一柱泰山四維物望紛屬詔交馳
庶幾大用抗函力歸云何微疾乃不憚遺某蚤從幙府已辱顧知
晚荷情誼屢見書辭俛念蒼然意繆所期馳莫寓誠匪勤其私

祭黃尚書文

劉宰

嗚呼哀哉鄧林之木聳壑干雲孰棟孰梁厥惟梓人江漢東流百
川胥會何以受之厥惟滄海公學之粹六經自出公行之偉鬼神
可質憲臺諫省去來接踵首摧大姦惟公之勇飯疏飲水誰其可
久勇退十年惟公之守江淮拯飢政弛因循百萬呼號生爲死鄰
誰其生之曰公之仁淮右汰兵眾疑且驚賣劍買牛鼓舞歸耕誰
其歸之曰公之明凡公所立焜燿一世某之論公則異於是人才
實難知才未易心不在焉失之交臂公心懇懇一念弗置剛柔異
宜清濁殊流或執其偏忽散忽收是能容之公心休休推公此心
翕受敷施跨周軼商躋世雍熙推公此心涵養成就計功社稷數
世之後云何不淑而降疾殆虛此會逢明良千載嗚呼哀哉某揆
迹雖疏受知實重江湖歲月自老賓送素車千乘莫陪後從一觴
之奠寫此哀痛夫豈其私爲天下慟嗚呼哀哉

祭呂東萊文

陳亮

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
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
縱橫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才術辨智常不足以
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
明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常欲
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半夜之
劇論歎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閒
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

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罹于末疾喜未替于儀刑何以遭之太
慘曾不假于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
天亦有所未平邪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予人之
云亡舉者莫勝假設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孰知夫
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
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邪眇方來之難恃尚既往之有靈

祭朱先生文

陳文蔚

於戲先生天喪斯文以身任道名教所存海內學者孰不推尊梁
木正賴莫楹遽聞載惟孔孟道喪千歲周程勃興始克有繼既舉
宏綱亦闡奧義滌昏啟瞶以昭來裔未及百年寔訛厥傳微言既
絕所見各偏墜緒雖在莫窺其全先生病之遺書手編先生之學
淵源有自乃於其中克自振厲窮討幽深曲盡微細有發其端今
極其備風霆雨露草木山川鬼神幽明古今後先卽事卽物理無
不然一以貫之周流渾圓出入六經貫穿百代小道曲藝搜羅罔

外事有是非理或向背咸能折衷各當其會中和之氣備于厥躬
得之既全養之既充事極萬變莫撓其鋒全體大用高明中庸推
以教人無所偏倚致知力行日無二理章分句析其歸切已誰謂
博文而不約禮嗟我小子性實顛愚屑屑往來空空鄙夫先生憐
之許令趨隅謂敏不足而樸有餘坐厄飢寒復阻長道引睇門牆
弗克頻造緘書遠貽每約其到心動形留則以實告嗚呼先生天
地之仁丁巳之冬戊午之春招之使來授業諸孫因獲終歲侍教
諄諄冬暮告歸拜於席下期以己未復到精舍暨其及家老父病
臥此意雖厚不容不謝尙期再見款待誨音一再報書疾病已侵
往省未果訃告忽臨仰天長號涕泗滿襟嗟我小子業猶未卒天
奪老師云胡甚疾有信無徵有疑無質既失依歸莫明統一所幸
讀書訓釋已詳率非空言道學之綱雖極昏懦敢不激昂有負明
訓卽負彼蒼於戲先生儀刑永別念昔暫違今焉永訣歷歷在耳
言猶未絕薄奠訴情豈知予切

祭吳履齋文

季苾

潞公不能不疏温公不能不毀趙忠簡不能不遷寇萊公不能不死爾民無祿豈天厭之嗚呼後世而無先生者乎孰能志之後世而有先生者乎孰能待之

望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余嘗為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張千載弘毅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嗚呼丞相既得死矣謹痛哭望奠再致一言

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千年閒人不兩見事謬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簣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氣輕命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松霜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為名臣沒為列星不然勁氣為風為霆于將莫邪

或寄良治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邪

宇文龍圖時中哀詞并引

史堯弼

龍圖宇文公之喪大夫士弔曰此今之德人長者也始其二仲兄在二府赫然上亦注目公踐外內任有聲身尊而德榮餘三十年閒與人未嘗大色詞雖卑者言藹然聞人善若已有可謂德人長者今亡矣雖然是殆見其温恭自牧者孰知其剛明立事奉身進退益甚武且決者哉夫士所謂不及於古者剛不能沈潛而吐柔不能高明而茹皆不足以成德吐者必折而茹者不可與立若公者固沈潛矣而又能高明者之謂哉宣政閒權臣震天下天下士必由其門嘗與之並朝而不少貶焉是時方恃治忘亂公獨知國勢之弱及數言諸公不合則乞補外上留使贊讀不可遂知平陽會用師燕山燕將劉嗣初來分屯反側洵洵莫測公從一騎抵其營納以信誠諭以敗禍而陰設備張勢使兕虎豺狼帖帖不敢出

竄以闕兩河賴之有司方倚燕事幸功公不樂懇請解郡去不數日嗣初叛殺守將屠平陽未幾而遂陷兩河最後守潼川朝廷方欲用公又力請祠於是蜀之斂日益急郡縣益削吏益以惴惴而公則已家居泊然矣獨何所見而然哉余行東南歸始獲拜公公不以年輩爵德與之議論無所不盡則以是知其私尤詳信乎其溫柔而能正靜而敏於先幾退然若怯而毅於事方進頡頏而勇於退蓋處事甚勇且決而恨不大著於世以沒也故嘗以為如是乃可為德人長者哉彼甘於自卑曲拳而擊臆竊竊然謹毫髮畏繩墨以為是德人長者之行此特以媚世取寵固名位而不去者之為耳而何益於治亂之數哉莠亂苗而紫奪朱惡其似也考論公德者庶其有別乎詞曰甚矣吾衰世泄泄兮末俗善柔波頹靡兮以是媚嫵麗權勢兮稻粱之謀網羅隘兮孰深而厲淺則揭兮有懷夫君橫流涕兮被服明月中晰晰兮廓寥將翔方凌厲兮忽何所見戢而逝兮進也夷猶退勇銳兮曾是温良能果毅兮愛莫

可起九原閉兮矢詞洩哀悼此世兮

故贈右諫議大夫龔公諡節肅議

葉適

議曰陳瓘鄒浩任伯雨及公皆官不應諡天子特賜之諡追傷禍變艱難之所致褒勸仗節敢言之臣所以示為百僚法也竊因明詔考見當時之故蓋元符之末建中靖國之初既昭雪流人生死蒙澤天下望盡復元祐政事而巨姦已敗者猶偃蹇不自退方稔者曰睥睨而為謀公與同時諫官御史隨其邪慝所在連奏累疏迎鋒摧擊時之盛衰視其官治之廢興繇其身志清王道奪回正路可謂壯哉夫君子之所以貴於天下者以其念治之心異於人也推念治之心而遂之方讒人尚熾邪正未分如癰疽隱起於其身不決潰之不止而或者乃以為不可力爭以激其勢斯患失而不知義者之論也世言公羈置化州徒步赴貶持扇乞錢以為資嗟乎公能不自悔矣雖姦臣遇公之酷如此又豈足為公戚哉謹按諡法能自持守曰節剛德克就曰肅諡公曰節肅宜無愧謹議

李丞相綱諡忠定議

葉適

議曰公自起居郎極論都城水灾斥為監當而抗直之聲震於天下矣及幹離不來寇在廷茫然將從乘輿以出獨公請與執政辨詰遂奪其議力守京師虜以退卻然其留割三鎮詔書擊女真之歸而募兵以防其再至皆為同列所排不果用也高宗中興首命公自輔於是張邦昌以僭逆誅矣先是河北河東錄堅守者建遣張所傅亮往援接之乞幸襄鄧以係人心而無走東南使周望傅雱通問二聖而無踵和約時中原尚未潰也公方除京輔亂政漸復祖宗舊法奏請施行數十事多中機要使稍得歲年之須則兩河不遂陷而虜不敢復鼓行入內地矣而離恥因可報也不幸方七十五日而罷去迄其後常疏外坎墮雖免顛沛而曾不少得其意焉自是禍難百出而南北竟以分裂此為國家惜者所以哀公之心而深悲其相之不終士至有未嘗識公面而坐論救公以死彼豈有所顧望附託而然哉蓋公之賢自當時市井負販莫不

喜為之道說然而謗公者亦眾矣其尤甚者罪公特以計取顯位而已京師之禍公實使之嗚呼當是之時所謂謀國者豈有他道哉避走而乞和譽賊虜而卑中國爾以避走乞和譽賊虜卑中國之人而議公之得失故其自許為謀詳慮密而謂公為略而疏自以為鎮重能消弭而謂公為輕銳而喜事其恬視君父之仇畏死持祿甘為世所賤侮而以公之能尊君以身徇國為人望所屬者謂為朋黨要結以自榮故主和者非致寇而守京師者為失策矣則公之負謗於時固亦其理之所宜得也何足辨哉願獨有可恨者夫是非毀譽之相蒙布必至於久而後定是從古已然者也公之歿五十載矣世之論公者卒亦未有以大異於前日也何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考公之行事而深察其志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則豈有媿於孔子之所稱者哉悲夫謹按諡法慮國忘家曰忠安民大慮曰定請以忠定為公諡謹議

權大安軍楊震仲諡節毅議

袁燮

議曰生死天下之常理忠義人臣之大閑有志之士寧殺其身毋容幸免者不敢以常理而越大閑也雖然死有易有難亦視事之嚴與寬何如其嚴也稍失臣節必誅無赦等死死節爲愈故趨死也易其寬也有罪未必誅忍恥貪生亦可以徼幸故就死也難嗚呼不以寬嚴貳其心大義所在視死如歸者其惟烈丈夫乎楊公震仲始以興元倖權知大安軍逆曦檄還興元且使來見見固不可去之其可乎我朝法令至寬潔身而去不從叛逆朝廷必將矜而宥之公心固知之矣獨念興元之還賊欲仗我而逐其帥帥可逐乎我一失節人必效之郡縣皆爲賊守而蜀非國家有矣節可屈乎節苟不屈此身雖死猶不死也屈節辱身苟活于世復何面目見士大夫乎且人所以異於禽獸者此心之良爾昧于君臣之義而斷喪其良心則與禽獸奚別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聖賢立

論其嚴如此後之爲臣者其可干名犯義而自棄於小人之域乎其可舍順從逆以自全其區區之身乎此公之所以死也太常定諡能固所守曰節強而有斷曰毅可謂無忝矣自公之死大義著明人心興起勃勃乎其不可遏掃除妖氛清我西土第其功者以手翦逆臣爲首而君子謂公首倡大義功不在誅逆者之下此奉常定諡之本旨也茲不敢違謹議

南宋文範卷六十三

南宋文範卷六十三

南宋文範卷六十四目錄

行狀 傳 事實 書事

故宗室環州防禦使行狀

奉使直秘閣朱公行狀

籍溪先生胡公行狀

朝奉劉先生行狀

朝奉大夫知永州張公行狀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崇國趙公

行狀

謝君皋羽行狀

二烈婦傳

濂溪先生事實記

劉汲傳

姚平仲小傳

許景衡

朱熹

朱熹

楊萬里

楊萬里

司崇國趙公

葉適

方鳳

陳長方

朱熹

晁公遡

陸游

南宋文範卷六十四目錄

一

謝皋父傳

鄧牧

書杜祁公事

李綱

記太子親王尹京故事

陸游

書包明事

陸游

幸學詔書紀事

林光朝

記岳侯事

陳造

書趙叔近遺事

孫應時

書葉監酒慶元封事

歐陽守道

南宋文範卷六十四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行狀 傳事實附書事

故宗室環州防禦使行狀

許景衡

公諱令彝字文炳藝祖之幾代孫而莊懿公之長子也生某歲授某官幾遷至某官治平熙寧元豐閒以覃霈授某官再遷岷州團練使爵某邑元符三年今天子卽位覃霈遷環州防禦使四月十三日以疾薨於京師某坊之別第享年四十三公生穎悟方爲兒則已端重不妄舉動見輩行羣戲其旁未嘗輒隨以往莊懿公雖履貴富劇喜問學操行端方名動宗籍其所與遊皆一時賢士大夫公總髮侍立嘗指問其誰何又問其爲人曰吾長大庶幾爲斯人乎莊懿由是器之旣而刻苦從事經史率以夜分爲常或曰貴公子雖酣宴不過是君何自苦如此公曰吾以君親恩得安居飽食奉朝請外無毫髮勞苦事舍是將何用吾心且酣宴之樂孰與

南宋文獻卷六十四
據几案對聖賢爲樂者喜翰墨字畫清勁蕭然有出塵意其爲歌
詩稱是性寡合非其好未嘗許以親近至其所往還必知名士笑
語從容訖無倦色閒有斥逐或喪服婚嫁必盡力周之惟恐不及
故士大夫多德之嘗戒其子曰人不學徒然此世率與草木同腐
是大可惜而等勉之故其子皆有志於學公事父母孝莊懿之薨
執喪如禮見者慘惻平居奉己清約常嫉夫侈靡過度者蓋公之
行已常多過人者而族屬上下自以爲不及也未嘗病比啟手足
如平時家人慧不知而醫療皆不及也終之日無問識否皆嗟惜
之公母某氏某官之女封某郡君子男三人曰某某女幾人未及
嫁七月某日護從先帝葬某縣某鄉某原公帝者後爵祿崇重而
操履甚似寒士其學術該博識度高遠使用於時從事於功名之
際則其所施設蓋未易量也奈何止此而已惜夫某辱公遊最舊
故知公爲尤詳葬有日子特請狀其事因次第之俾告於有司云

奉使直秘閣朱公行狀

朱熹

公諱弁字少章其先吳郡人中徙歙之黃墩唐末有諱古僚者爲
陶雅偏將以兵戍婺源因家焉其後世有隱德至奉直公始爲儒
尤以沈默自將足迹未嘗至城市生五子公其次也幼穎悟讀書
日數千言十歲能文既冠遂通六經百氏之書遊京師入太學補
內舍生客食諸王家會景迂晁公說之爲官學教授一見其詩奇
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鄭介汴洛兩都之中一時故家遺俗蓋彬
彬焉公遊其閒聞見日廣文章日進益厭薄舉子事遂不復有仕
進意靖康之難家碎賊手南歸及淮甸光堯太上皇帝已承大統
駐蹕揚州議遣使問兩宮安否而見大夫無敢行者公聞之慨然
攘袂而起撫髀太息卽日奮身自獻闕下宰相以聞詔補修武郎
借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河東大金軍前通問副使且命之曰
朕方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效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公
受命卽日與使者王公倫張廬誓眾直犯兵鋒以行實建炎戊申
正月也行遇金相黏罕於白水灤邀說甚切黏罕不聽使就館雲

中餽餉如禮而實以兵守之公復屢與書具言用兵講和利害甚
悉紹興王子之歲金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擇使副一
人詣元帥府受書歸報虛中欲二人探籌以決去留公正色曰此
市道之所爲耳吾之來固自與以必死豈今日乃覲幸於先歸者
哉願使長亟詣軍前受書歸報天子遂成兩國之好使吾君得以
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如前日臨遣詔書本指別吾雖暴骨方外
猶生之年也於是王公行有日公請焉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
今無節而有印則印亦信也公既還朝無所事此願留見授使某
不幸一有意外之辱得抱以死死不腐矣王公揮涕解以授公公
受而懷之臥起未嘗不與俱也是時劉豫盜據京邑金迫公仕豫
且誑之曰此南歸之漸也公曰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且豫國
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臣之哉吾有死耳不願歸之金
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公反從中固拒驛門忍飢待盡誓不爲屈
於是金人亦知感動復慰安之致禮如故久之復迫公換金官公

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閒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換
其官哉吾官受之本朝今日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
書金用人邪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
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告訣于後使者洪忠宣公曰殺行人亦
非細事吾曹不幸遭之亦命也命出於天其可逃哉要當舍生以
全義耳一日具酒食召雲中被劫士夫常所與往來者飲半酣語
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之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痊我其處且
識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于我幸矣眾皆淚緣睫不能
仰視公獨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分諸君何悲也金知公終不
可屈遂不得強然公以使事未報憂憤得目疾其愷鬱愁歎無慘
不平之氣一於詩發之歲久成集號曰聘遊彼中名王貴人亦多
遣其子弟就學公以此又得時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而碑
版篇詠流行北方者亦甚眾得之者相誇以爲榮焉王公還朝太
上聞公守節不屈因其再使使賚金銀綾絹爲賜歲在丁巳金諸

曾相繼死滅公陰使從者李發求得河陽人董考祥等密疏其事及彼中虛實使開行歸報曰此不可失之時也其後王公復歸又以公奉送徽考大行之文爲獻其詞有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于當年絕黨殊鄰犯風霜于將老節上之旌盡落口中之舌徒存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太上讀之感涕詔官公親屬五人如故事別賜吳興田五頃顧丞相張忠獻公喻以密指曰歸日當以禁林相處也明年金使烏陵思謀石慶充至詔公子栻及司馬倬入館見之仍許附以家書且賜黃金三十兩以寄思謀等見栻稱公忠節嗟嘆久之至以手加額云紹興癸亥約和已定公乃與洪忠宣公及歷陽張公邵皆得歸其事見洪公家書輶軒集今行於世入境傳旨促行者數輩至國門太上命中使梁璋引入便殿延見勞苦嘉嘆再三公頓首謝且言曰臣聞人之所難得者時也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也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偶惟無形也

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則返梓宮次則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肉白骨於已朽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也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鑒未兆盟可守矣而詭詐之心宜默以待之兵可息矣而銷戢之術宜詳以講之且北方君臣上不奉若天道下不求合民心人怨神怒不知修省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陛下中興之勢也若時與幾陛下既知之于其始圖惟厥終願陛下益留神焉太上納其言賜金帛甚厚公又以彼中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集書畫爲獻并上所著聘遊集且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五臺僧眞實丁氏晏氏女閻進朱勣等死節事狀及故官屬姓名以進請加褒錫以勸來者太上高其節壯其志異其文俾易文資且有進用意詔曰朱某奉使歲久忠守節理合優異特賜券金千緡而宰相秦檜方以講和爲功惡公言敵情悟上意奏以初補官換右宣教郎直秘閣主管

佑神觀有司校公考十有七年應遷數官檜又尼之僅轉奉議郎明年四月六日遂以疾卒于臨安府白龜池之寓舍遺命歸葬故山不果則權厝西湖上智果院忠義之士莫不哀之公配晁氏與其子鄭老皆死于兵再娶王公倫之女弟與晁氏皆封孺人子栾仕至宣教郎知撫州崇仁縣以卒女適里人王仔以公恩補承信郎孫勳早卒照未仕公之文慕陸宣公之爲者其氣質雄渾援據精博明白疏暢曲盡事理識者以爲深得其體于詩酷嗜李義山而詞氣雍容格力閑暇不蹈其險怪奇澁之弊聘遊集凡四十二卷別有奏議一卷尙書直解十卷曲洎舊聞三卷續骫骳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皆藏于家熹先大父于公爲三從兄弟先子初登第時嘗往拜公溱洧之上公送以詩意寄甚遠其後先子仕于朝時公已在北方比南歸則先子不幸是歲已棄諸孤矣後三年熹始得拜公之殯而讀其遺文又三十有四年乃復得官浙中則公之殯猶在智果院也

方將爲謀葬故而遽以罪逐今密院檢詳尤公表臨安帥守張公初聞而悲之相與悉力經紀其事而太學錄張君體仁又爲得吉卜于某縣積善峯之下書來曰將以某月某日葬公之柩而以王氏孺人耐焉熹竊惟國家承平百年所以遇士大夫者不爲不厚政宣以來公卿大臣荷國榮寵殊異優渥又有非前日比者一旦狂圖誤國招禍使君父蒙塵越在沙漠苦寒無入之地而一時遺臣賣國降敵之餘接迹于朝覲然相視乃無一人肯奔問官守者公以草野諸生平日未嘗沾一命之祿顧獨奮然出捐軀命請冒鋒鏑斧質之威以嘗不測之寇而守死不屈至於十有六年之久卒不汗僞官爵竟得復持漢節歸見天子其忠義大節終始凜然雖竹帛所書丹青所畫無以過之和議之成雖若不在其身而風喻從吏蓋亦與有力焉而公不肯自以爲功還朝所建皆遠謀至計不欲朝廷遂以目前所就爲安而必期有以致中興于異日者此其忠慮之深又與一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遂晏安江沱以

至於忘讐而辱國者蓋萬萬不侔矣上賴太上皇帝深照其衷前後褒嘉賜賚甚寵而不幸厄于權臣使不獲申其志以死豈非天哉今葬有日宜有銘刻以告於幽因訪其家得公外甥王炳所記行實一編參以舊聞第錄于右而謹以請于尤公伏惟幸哀而終惠之以覆賴其後人且詔太史氏筆削以爲萬世臣子忠義之勸謹狀

籍溪先生胡公行狀

朱熹

先生諱憲字原仲姓胡氏建州崇安人故侍讀南陽文定公從父兄之子也祖聳父淳皆不仕先生生而沈靜端慤不妄言笑稍長從文定公學始聞河南程氏之說尋以鄉貢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獨與鄉人白水劉君致中陰誦而竊講焉既又學易于涪陵處士譙公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先生於是喟然嘆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隱于故山非其道

義一毫不取於人力田賣藥以奉其親文定公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遊日以益眾一時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於是從臣折公彥實范公冲朱公震劉公子羽呂公社本中共以先生行義聞于朝詔特徵之先生以母老辭既而折公入西府又言于上促召愈急先生辭益固乃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州學教授先生猶不欲起郡守魏公砮爲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爲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先生不得已乃出拜命既就職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人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于先生所以修身所以事親所以接人無一不如所言於是翕然尊信悅服而先生猶以爲未足也郡人程君元以馴行稱龔君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之俾參學政於是教日益孚士日益化秩滿復畱者再蓋七年不徙官而太夫人年益高不樂居官舍求得監南嶽廟以歸居累年閒嘗一爲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帥守大驚鹽私販者雖銖兩必重坐先生爲陳法義請寬之而帥守顧不

悅先生於是有去意久之復請奉祠以歸是時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幾二十年先生亦已泊然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羣賢稍復進用白以先生爲大理司直未行改秘書省正字人謂先生必不復起而先生一辭卽受雖門人弟子莫不疑之到館下累月又默默無一言人益以爲怪會次當奏事殿下而病不能朝卽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而中外有識皆謂敵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惟陛下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時二公皆爲積毀所傷上意有未釋然者論者雖或頗以爲說然未敢斥然正言之也至先生始獨極意顯言無所顧避疏入卽求去諸公留之不得上亦感其言以爲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使歸而食其祿於是向之疑者乃始愧歎心服而繼其說者亦益眾以故二公卒召用而先生則以病不起矣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也享年七十有七明年葬於建陽縣東田里先生兩娶劉氏皆白水先生之女弟又娶嚴氏子男一人愉蚤世女一人適

進士詹炳孫男親仁治進士業先生質本恬澹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愕然如槁木之枝而卽之溫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較也其讀書不務多爲訓說獨嘗纂論語說數十家復抄取其要附以己說與他文章稿藏於家先生所與同志唯白水先生旣與俱隱又得屏山劉公彥冲先生而與之遊更相切磨以就其學而熹之先君子亦晚而定交焉旣病且沒遂因以屬其子故熹於三君子之門皆嘗得供灑掃之役而其事先生爲最久先生葬時親仁尙幼不刻銘乃今囑熹使狀其行將以請於當世之君子熹不敢辭謹件如右以俟采擇謹狀

朝奉劉先生行狀

楊萬里

先生諱安世字世臣本貫吉州安福縣叢桂坊曾祖故不仕祖贊故不仕父思贈右承事郎先生之先有諱德言者居安福五代亂里中子弟起兵衛井邑德言毅且賢推爲帥其扞及旁郡甚遠也

南宋文獻卷之十四
不立名號亦不屬人國初乃歸宋藝祖嘉之授水部員外郎爲江
南發運使語在國史爲先生八世祖自德言以前系世莫考相傳
宋彭城王義康徙安成郡子孫家焉今安福也先生之族自從祖
溥以文章魁恩科羣兄弟策進士者六人薦名者三十三人先生
之兄曰安鎮字鎮臣有文名以貢生客死京師先生時尙少盡得
兄之學諸老先生見之曰是不可量足爲劉鎮臣之弟紹興初盜
起先生奉其承事公避地適與二盜遇先生白承事公前行先生
橫一杖以逆之盜有牽小留而承事公已遠矣先生亦免焉古書
所稱孝足以感盜心者世未必盡信也觀先生之事未知古人何
如耳紹興十四年十七年先生連薦名皆首送十七年再舉先生
對策極言守令不才致民流殍其語痛刺骨考官不樂降在第四
名登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岳州司參軍兼攝錄事參軍有野夫爲
傭保於大姓者父病謁主歸省主人不可野夫徑去主人以盜告
官獄具如章先生爭之曰野夫以孝而刑謂此邦之人何岳民叫

郡稱賀郡丞以文吏薄武人議月奪諸將俸十半先生爭之不得
頃之諸將激其徒譁且變居民惶擾空城避之先生曰出納非守
丞事也庸不在我亟發帑取結當是時微先生幾無岳州辭滿陞
秩左從政郎永州州學教授先生嘗獨騎一馬詣學館墜而傷旣
受代先生未瘳州家憫其客閒貧病以攝他職廩先生先生受之
將行先生持所受歸之官爲錢六十萬太守左史王公宣子驚曰
使士大夫皆如劉世臣廩錢不有焉可也以薦者改秩左宣教郎
知贛州零都縣贛俗剽且相訐先生至曰民無窳良也淑慝者政
耳邑之大駟有孫氏鍾氏根結盤互異時守令瞪視莫敢拊其角
牙一日從惡少椎小民於市先生曰是敢爾命擒之吏素畏二氏
疑莫先往先生罷一吏乃能寘之獄抵罪僚吏人士爲之遊說先
生卒不奪曰吾非無教之誅也郡丞行部至縣諷先生以獻羨餘
錢五百萬先生曰縣之土田瘠而賦斂重爾將焉取餘令可逐一
錢不可得郡丞怒讒之守不聽讒之使者又不聽郡丞窮且媿乃

南宋文獻卷之十四
作詩以遺先生先生謝郡丞亦謝先生之政主之以不猛繼之以不懈往往日曛而進晨飧得疾以歸太守有憐先生者爲之句祠祿邑之民曰劉公非吾縣尹也吾父母也皆走送先生遺之不肯去以朝奉郎致仕享年六十有八終于家先生平昔排佛老不遺餘力嘗曰士大夫而談此乃吾夫子之叛卒也至是遺命子弟曰喪祭不得以佛老爲禮太夫人李氏贈太孺人配彭氏封孺人皆以先生貴男四人格非去非勝非知非女三人嫁李大年羅昌辰夔州錄事參軍竇依格非奏補將仕郎先生自太夫人卽世每饋祀必慟哭奉承事公無不盡退謂妻子曰事親之謂色養不得其悅不謂之子先生之諸兄皆早世先生聚諸孤而衣食之每白承事公曰安世任此責願大人無所爲憂承事公旣沒先生嘆曰吾嘗許吾先君今日之事先諸孤後吾子田宅貨財秋毫無所分教諸猶子待其成畢其婚嫁先生之未仕也士之來學者百十人有富貴慧蚩不同先生一概講導人人自以爲得先生學先生有文

集三十卷論語尙書解二十卷先生之學不爲空言其源委自賈誼陸贄蘇明允父子之外不論也故其文與其人皆肖焉然策第之日先生年四十九矣蓋其族夥應書之歲率以期功之喪而不得試藝者凡一十四年使其逢之不遲用之不狹其功用豈小哉先生仕二十年而貧如初然先生之四子以文相高先生曰吾爲不貧矣先生之在永州請于郡立故權通判濂溪先生祠堂謂承之士曰周濂溪之不師柳子厚之師不可也是時丞相魏國張公謫居于永每稱重先生曰實學之士張公再相萬里見公公問劉世臣今安在好一講筵官也公未及薦以讒去先生尋亦病矣如先生者不得用得用者不必如先生天下以是惜先生先生不自惜也萬里爲先生門弟子之下者然從先生最舊及某丞零陵縣時先生更未盡一歲萬里復得就先生而卒業先生之喪也萬里嘗見張魏公爲張子韶侍郎服友之服又見澹菴先生胡公及羅長卿爲清節先生服師之服萬里敬爲先生制服焉因與先生

之子去非謀請銘于今天下之能文辭者去非曰先生行狀子當

作萬里謝曰非其人也三辭不獲命乃叙次于篇謹狀

楊萬里

朝奉大夫知永州張公行狀

本貫亳州譙縣

會祖言敕賜亳州助教

祖宰贈右朝散大夫

父允蹈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累贈通奉大夫
公諱爽字叔保建炎南渡直閣挈其族自亳徙家廬陵公自幼警
敏已如成人既長以文學名下筆有驚人語樞密王公庶器之婦
以孫女時直閣粹粹僑居生理草創有田薄少而季父永春主簿
諱某繼至直閣念其貧公請以田遜之而以其私室王氏之橐中
裝傾倒以奉父母兄弟迺立屋廬迺實倉箱以廩族親以燕朋友
中表咸喜紹興庚午薦名禮部乾道六年以門子補將仕郎中吏
部銓授迪功郎賀州臨賀縣主簿丁父憂淳熙元年循從仕郎監

隆興府豐城縣戶部瞻軍酒庫耐金增羨諸部使者才之命攝丞
分甯又移隆興府決曹掾皆以最聞豫章自建炎兵餘民多死徙
賦租罅漏貧富倒植公私俱病公白府請檢校冒耕之田而實其
主名有田此有人有人此有賦府以武寧新建之二邑命公檢校
之暮月得實以報府下其法于諸邑郡賦始均邦民始有生意十
邑繪公像而祠之武寧縣令文綱為豪民條其三十誣訟之於朝
事下江西常平使者鄭公僑鄭檄公廉問公為直之綱致餽謝公
怒郤之遂與之絕諸部使者交章論薦授衡州來陽縣丞循儒林
諸部使者招公為衡州決曹掾時刑獄使者嚴急典獄者惟其夙
旨公奉法持平無所左右每獄成必齋戒乃上具獄有不可爭之
必力詞勁而氣平有士人董其姓者於他獄已成殺人之罪錄囚
之官問之不承又以付公一問知其無辜時郡中將試進士公請
立賞捕正犯者而聽其就試憲使怒公請不已從之既揭榜董為
待補太學弟子員第而實殺人者亦就擒有卜者寓病目眚同行

者以藥點其瞳子乃漆也遂盲因竊其妻以遁盲者疑其僕之亂其妻而殺之也執而訴之官其僕不勝考掠遂誣服詰其屍則曰投之水矣邑上之州州以付公公再三審詰囚無異辭公獨疑曰殺人而奪之妻者古有之矣殺妻而存其人未之有也公以白郡守郡守曰寧有是哉就令有之邑令不坐失入無之公不坐失出乎公曰二事細故耳憲使雖嚴可以理解以非罪殺人某所不敢也明日白之憲使果曰公致獄好為異公固爭曰其人未論決猶可以俟其真盜也已論決而真盜出則如之何未幾其妻與為亂者自相訴以武昌移文至舉郡驚異秩滿用舉主十三員改宣教郎知袁州萍鄉縣轉通直郎吏民交通持官短長舊令煩苛公用寬大闢庠序廣生員葺年舊俗盡革一夕霖雨江水驟漲夜半居民水將及簷公秉燭集吏呼船具餉且食且載令曰活一人者賞若干遲明勞問無一人溺死者父老至今德之富民有柳時習者以族人某無後而立子欲以其子後之而有其貲訟二十年不決

郡以屬公公立談而決皆以為神萍鄉湖廣道所出土夫落南有死生不能歸者公送迎調助皆得達前後數十百云轉奉議郎覃恩轉承議郎錫服朱銀除通判隆興軍府事紹興五年至隆興以考績及覃恩三轉至朝請郎時趙公鞏蔡公戡相繼帥豫章事無大小一以屬公帥每閱文書公未書名則吏不得以進秩滿諸郡使者以最聞除知永州轉朝奉大夫湘南名郡舊稱甲乙邵公至則帑庾赤立是歲復蝗捐瘠載路公節浮費糴隣郡控于諸部得粟十萬石傳諭勸分活飢民九萬有奇封公帑塵厨傳觴酒豆肉一錢粒米必靳也有以客主禮望公者有讒語謂永之荒政有實費無實惠常平使者李公楫聞而疑焉陰遣人微伺之又行部往省之飢民所廩其籍無浮常平所儲其粟無縮媿且歎曰吾為不知賢矣乃同今漕使陳公研俱薦公于朝少傅丞相益國周公以書賀之曰過客責備動輒興讒若非庾公親往觀風豈能知治行第一氓謠藹著也嗣歲大稔公封公帑如初永之富復甲湘南

云更未盡一月嬰微疾州民遍走羣望以祈既篤命諸子曰我死棺斂與道里費皆勿煩官俸之未給者皆勿請千萬致意周楊二公乞銘與行狀我無憾言訖而終實六年九月五日也享年七十四州民哭之如哭所親公為吏寬嚴得中材力敏濟惟劇惟艱彌出彌裕其仕差晚明習練達韞之之充發之之審而施之不究為國愛材者惜之歸路由萍鄉空邑越數十里而迎哭皆失聲明日又哭送公為文簡嚴精粹而不願人知中書舍人林公光朝與著作郎劉公鳳嘗相與歎曰張叔保佳士也恨不盡見其文牋記中亦可見其一斑矣夫人王氏封宜人先公九年卒男五人履貫隨臨觀履迪功郎新辰州敘浦縣主簿貫當以公之遺澤蔭補孫男七人長孫仲孫晉孫季孫衛孫同孫承孫女六人履與其弟護公喪返柩於家將以是年十二月丙午葬公於高澤鄉永和鎮新莊宜人墓之左萬里與公同生丁未而公為長又同鄉舉於紹興庚午且相好公又以狀命萬里其忍不奉教慶元六年十二月二十

日具位楊某謹狀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崇國趙公

行狀

葉適

公姓趙氏諱不息字仁仲太宗皇帝六世孫曾祖宗暉判大宗正事嗣濮王濮之嗣王繇王始追封懷王諡曰榮穆祖南康郡王仲損追王于沂諡恭憲父士圃為集慶軍節度使公以宣和四年天寧節賜名授保義郎監嶽廟在西京者一潭州者皆食其祿次遷至從義郎中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當超兩秩請以益其母封法止令人高宗嘉之封曹氏咸寧郡夫人易左宣義郎婺州金華縣丞初青城之難集慶從焉公生七年祖母李夫人母齊國曹夫人更負公逃兵閒公嘗思慕涕泣曰不當滅賊見吾父耶聞者壯而哀之十四歲喪李夫人執三年喪如成人禮轉徙浙東聞之建上與其賢士遊求書手自寫讀晝夜學不去曹夫人閒止公曰汝有官矣勤甚將自苦公謝曰君父未報非敢志富貴也夫人以是奇

公故未及第前不仕州縣金華知縣懦不事公爲決其邑事不使郡守以爲令過豪姓何汝翼挾持其縣前後邑官莫敢較汝翼謂公可習慢也以事至則傲抗無禮公械治之請於郡編置他州虜亮畔盟有聞公逆遣吏別市軍須物人初疑之既而上司果配買諸縣獨金華得不擾通判永州永民輸米斛面殆過正稅公言於守減其數湖南患役兵睥睨諸郡擇便利去來輒易姓名應募有刺其眉以別之者卒傳相怨而永守亦欲效之卒幾變矣公力止之得免始公應舉赴集必侍齊國以行未嘗違溫清時靖州守貳交劾盛夏制獄數百人其親戚皆哭送就逮安撫使命公治之公不敢辭遂與齊國俱至視其牘曰此守倅不足爾平人無罪也躬撫囚視飲食之荷繫必避日之東西不十日獄成被罪則數人重者杖而已靖人德公與夫人繪其像事之謂公慈悲夫人勸善云劉琪預政事舊知公欲用爲寺監丞公辭曰母老矣家且貧所急者見次爾劉公歎息之得知開州開在巴東窮陋處公罷橫歛去

苛政以修學興孝勸之民稍知義郡鹽井曰溫湯先是長吏必以所親吏監之相爲利公罷不用民以寬省嗇公費至之年代民秋輸明年又代民夏租之半州以天申節銀絹抑配於民民甚苦之公始用庫錢除其配夔州歲寄糶和糶軍糧使民中米易以鹽吏爲姦而鹽不可得公令鬻鹽糶旁郡開人請公刻於石曰異時有復科者將抱石以愬也在開三年民絕鬪毆夜不閉戶治唐韋處厚盛山十二景復其故諸司薦之以爲如古循吏除夔州路轉運判官開人數千過城門不得行公使諭之曰今猶在本州惠利可及汝也人皆哭曰何若只在我州開人至今思公夔州在蜀四路尤窮公旣奉使訪其所疾苦僚吏皆曰夔路銀兩供六千恭涪忠萬夔最彫郡也今以銀絹上供則五州之困久矣公以大寧鹽者夔路財貨之所出也吏不得人私販鹵折且部使者以親舊攝官而佐以轉運司吏故利不專於上而因緣侵刻公首斥去悉委大寧監而課其最負未幾告羨鹽多無所泄公喜曰吾事就矣迺出

錢市羨鹽數十萬斤視恭涪以上米賤而鹽貴大甯數倍使賣之
得米三萬餘斛時湖北大饑以米至荆南民歌舞于道易銀而歸
遂代五郡上供銀一萬五千七百兩絹一萬二千二百匹總緡錢
十五萬餘移成都路轉運判官西方飢甚公不俟裝行歲暮抵瀘
南瀘南多穀公曰使吾視事然後告糴則歲已改而民餓死矣卽
日借瀘南五萬緡選迎吏留瀘州江安南溪等爲糴既入境號其
部曰米至矣閉糴者爭自糶價幾減半永康軍都江堰者彭漢永
康成都蜀郡之田所資以溉也受水之郡孟春會灌口神李冰祠
下籠石蛇瀾江爲巨堰吏盜備而堰不足以待水之暴乾道壬辰
夏秋大水堰壞下田漲上田涸歲之所以饑也公徑趨永康築堰
繩去歲弊吏坐之然後分三策民業耕者田主借貸之遊手永作
上戶糴米賑之老幼疾患官爲粥飯養之雙流米氏吝糴邑民聚
而發其廩公罪米氏籍其米黥盜米者十餘人他富家飢民皆震
恐不敢違虞丞相允文別田在二江亦盡其藏以賑公號令懇惻

嚴信州縣推心奉承民皆實被惠存活數百餘萬人乾道九年黎
州青羌奴兒結反知州事文紹直遣推官黎商老禦之未戰潰商
老等死制置使急調兵千餘人戍沈黎屬公餉故富人出糧而下
戶以力致于邊公曰蜀饑未能自哺不可擾也以自糴餘米發嘉
眉邛蜀兵運入沈黎而益部不知奴兒結者吐蕃小聚落也不滿
數百以盜馬爲業一日盜寶塞良馬十一疋鬻於官守將不與直
故叛黎推官既死制置使使權黎州王昉賂奴兒結與之盟公不
可曰若大族何使不聽卒盟之是歲召使還公攝事三日吐蕃首
酋夢東畜列數千人越大度河破漢源鎮入漢地二百七十里沈
黎大驚成都亦恐成都月一與府官兵將飲設于大慈寺是日公
月設如故其夜召部將郭虎臣張汝楫張師良雷震以飛山軍強
弩一千益以邛雅禁兵千餘夜赴沈黎戒曰堅守城勿出擊又以
便宜召宣撫司屯駐綿州兵五百人戍邛州爲之援密檄諸蕃部
與之約曰生獲一吐蕃者賞十縑殺獲者賞二縑於是邛部川首

領崖穰會黎州土丁諸蕃部落大敗吐蕃於漢源以夢東畜列之首來獻盡滅其族自始寇至滅十六日時熟戶蕃嘉州虛恨蠻亦來寇邊公曰此不足治也取吐蕃首數十標境上一夕悉遁去公始令黎州竝邊家出一丁免其租賦分戍諸堡後使者壞其法且輕將大軍入蠻地皆陷矣言者妄指公賑濟時事坐罷去蜀人泣送自成都至夔流道塞不可行尋差主管台州崇道觀除成都路提刑以齊國辭不行除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未行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權知大宗正事進朗州觀察使高宗壽八十進昭慶軍承宣使皆知大宗正事使曰承受奏請舊例用中貴人公曰有司不存乎承受何爲罷之有內管貴震中外他日請見公至再公辭以出矣不復見虜李侁元顏烈來聘公副中書舍人施師點館客虜賓從見館使使副故與之揖館使賓從見虜使副不爲禮至是虜三節入見公公受其揖不疑玉津園宴射伴射者及虜使副射不中公一發連三中的上下歡動虜益畏服時旣罷宗室

祠廟添差亦十存二三公三奏疏力請得稍寬始置自訟齋請賜書使宗室有過者讀焉奏修宮學添弟子員又欲給其食視太學校定法事未能盡從而宮學亦頗自立矣公以文行訓勉宗室先教養後法戒薦其秀傑者數千人多至通顯所論天下事尤多焉歲大旱一日進九劄子勸上求直言通下情上卽施行之退而焚其檢布衣上書狂易抵罪公言太上皇帝不罪言者條奏數事曰此篇書之於御座之右上爲悚然興可之上旣喜公言切詔通進司凡公實封文字其亟進入公自爲小官有聞見或實封上或貽大臣書或面對及宴語泛論其乞四川復置宣撫司援唐以蘭陵公主園賞諫者請賞諫臺諫不當因言事遷他官請許其補外王莽不宜揀選諸路軍馬王友直不可爲殿前副都指揮使皆人所難疏藁百餘篇多者至萬餘言或從或否而上知其忠親信之寔禁中前爲壽上令公滿酌飲之醕謂皇太子及嗣濮王等曰此賢宗室也一日坐待漏院有給使數人白同班曰英國公借打毬馬

南齊書卷之七十四
公正色曰上唯一太子太子唯一皇孫萬一馬驚失墜雖斬汝輩無益也左右皆驚同班者遂不敢假常曰人患不知爾知之不能行是無勇也故公晚節尤自著見賜第西百官宅屋宇卑樸廳事甚隘出入無呵導人不識何官或攝弊衣迎客客亦不知爲公也入蜀時乘一舟及罷歸盡室五十口亦乘一舟至江陵市蜀物贄親舊至潯陽官供帳一挂絲使吏持歸吏以重不肯公曰吾未嘗判銷破狀也趣持歸平生所敬重者朱熹張栻嘗請賜張公諡且乞用朱公云云某與公相見晚不前知其出處因謁公再三自始至末無一語爲無益以是敬公今觀公行事是其合矣公淳熙十四年七月三十日薨於位年六十七先告疾也請罷戶部不候歲終先行比較指揮情無遺郎官往汀州行經界法臨終口授具奏言旱災民困蜂蠶有毒狼子野心蓋指時事所急也初公自朝奉大夫授右監門衛大將軍至是官承宣使封天水郡侯食邑戶至千二百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封崇國公以是年十月二十三日葬

於臨安府餘杭縣同化鄉裏山宋宣之原娶鄭氏太常少卿之女封永國夫人子男四人善臨朝奉郎新權發遣池州軍州事善防承務郎特添差馬軍行司主管機宜文字善卞宣教郎兩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善詠忠訓郎新添差淮西安撫司準備將領女一人適王一夔成忠郎新高郵軍兵馬監押孫男八人汝談修職郎廣德軍軍學教授汝讜汝訓國子進士汝誦汝詒汝詠二人未名孫女六人長適進士潘自牧餘未行曾孫一人崇豫公所著論語解一編他文未次第永州時爲宋中興聖德頌刻諸崖石楚蜀閒傳之奉議郎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葉某狀

謝君皋羽行狀

方鳳

君諱翺字皋羽姓謝氏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曾祖景暉祖嘉至其父鑰以春秋學爲婦翁繆正字烈所器重嘗著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辯證六卷藏于家君世業幾冠已行聲試有司不第落魄泉漳閒會丞相信公開府杖策詣公署諮事參軍其略見西臺

慟哭記後避地浙水東留永嘉括蒼四年往來鄞越復五年戊子
夏至婺遂西至睦及杭慕屈原懷郢都讀離騷二十五託興遠遊
以晞髮自命爲詩厭近代一意遡盛唐而上文規柳及韓嘗欲倣
太史法著季漢月表采獨行全節事爲之傳大率不務爲一世人
所好而獨求故老與同志以證其所得會友之所名汐社期晚而
信蓋取諸潮汐嘗爲許劒錄嘅時降交靡耆舊凋落盡吳越殆無
掛劒者思集同好姓氏年爵居里擇地昔賢所嘗遊作亭立石他
日示宿草不忘意其遊蹟非勝絕處不到如雁山鼎湖蛟門侯濤
沃州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探幽發奇所至卽以遊錄述
所賦詠多昔賢文字所未及持以與人若載異寶歸者遊倦輒憩
婺睦之江源月泉仙華巖小爐峯三瀑布復愛子陵臺下白雲原
唐玄英處士舊隱有終焉之志且欲爲文冢瘞所爲稿臺南甲午
寓杭遺人劉氏女以女至是買屋西湖日與能文詞者往還乙未
復來婺睦尋汐社舊盟夏由睦之杭肺疾作以秋八月壬子終蓋

於是距生年己酉四十有七矣垂歿時語妻劉吾去鄉遠交遊惟
婺睦閒方某翁某數人最親死必以赴慎收吾文及遺骨候其至
以授之辛酉計聞婺方鳳方幼學吳思齊睦馮桂芳翁登及弟衡
會小爐峯相嚮哭明日鳳與幼學方壽先往臺南度可葬地甲子
具舟之杭哭諸劉氏劉循治命候庚午以遺骨歸殯桐廬買山營
兆所度處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丁酉窆以文稿殉兆在故居
舍人范公端臣墓右地名嚴陵郡以著名卽其地從初志作許劒
亭伐石表於墓曰粵謝翱墓蓋君嘗入剡見戴顓墓表云然窆之
日同生年吳謙志墳其從孫貴以門人虞而歸婺祠之月泉君遺
稿在時舊所爲悉棄去今在者手錄詩六卷雜文五卷唐補傳一
卷南史贊一卷楚辭等芳草圖譜一卷宋鏡歌鼓吹曲騎吹曲各
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蹟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東坡夜雨句
圖一卷浙東西遊錄九卷春秋左氏續辨歷代詩譜未脫稿選唐
韋柳諸家及東都五體在集外憶君始至時留金華山中歲晚爲

南齊文選卷六十四
文祭信公望天末其哭復賦短歌行以寄餘悲自是與余爲異姓兄弟不忍離離輒復合每臥起食飲相與語意不能平未嘗不撫膺流涕也君好修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其樹立有如此者願死中年無後翁衡與余子肖俱嘗從君授春秋未卒業諸學者經指授率異嚮所能余雖早衰尙擬相從盡衡霍之興歸而潛文字以老今已矣能無痛乎姑敘顛末赴所知求爲銘且以俟後世君子友人方鳳謹述

二烈婦傳

陳長方

北國自宣和之末窺中原建炎己酉歲由江左以入淝東次年春二月自明越杭秀取道三吳以歸官吏議固守人皆安之迨敵臨城一夕去死者五十餘萬是時吳人吳永年奉母以逃棲居之姊與其妻何氏在後二日追至母老待扶持而後行相與環視不能去妻與姊爲敵得將就執給曰諸君何不武耶婦人東西唯所命耳敵信之行次水濱謂其夫曰吾不負君言絕而沈於河其姊從

而繼之嗚呼將臣相臣守封疆保天下牧守縣令保一方婦人女子保一身職也自世教不明上下苟且凡職之所當然皆視之若秦人之肥瘠靡然衰俗之中而一婦人能死其職使居士大夫之列據連城保一郡則烈如秋霜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矣凡世之居其地而失其職者視此宜如何哉孔子作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間獨書宋灾伯姬卒以其得死所也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君臣上下不爲無人於一女子聖人進之豈聖人亦將有感於此乎紹興壬子歲余聞此於黃氏子黃與其夫交其言必信恨其所立者於伯姬幾無可愧而余德義之薄不能使之與古人並傳感事增歎作二烈婦傳蓋亦春秋之意也

濂溪先生事實記

朱熹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眾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

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江州南
昌縣事僉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
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
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
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
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
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
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
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
也因與爲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
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嘆曰吾
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
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卽所謂河南二先生也南
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

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
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
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
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汗善政爲恥也
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
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
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
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于邵州新學
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
跡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
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
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
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饗粥或
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

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淨紺
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
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
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其言云

劉汲傳

晁公遯

劉汲字直夫眉州丹稜人曾祖易祖浩雖不仕其鄉論其德以爲
大姓父安民仕至朝請郎種德益厚至汲乃大發聞始冠於廟卽
辭其大人遊太學居三年是爲紹聖三年登進士第瀘州三江夷
酋請歸其地職方宰相遣李成允撫諭受之緣道知汲名自武信
軍節度推官以版致之使行其地皆不毛因曰不可受會成允溺
死卽自上其狀職方職方以爲然不受瀘州得無耗費政和三年
知開封府鄆陵縣時所在爭言祥瑞至凶災則匿不以聞鄆陵適
歲大祲汲奏減賦役明年冬大雪踰月道無行人五穀薪芻不入
市乃發官所儲以予民部使者怒汲不爲止潁川曹氏女五歲鬻

於彭氏十餘年其母陳告縣取之愕然不自知汲質其驗者女身
有黑子出視之女感泣汲曰彭氏亦須而養其養彭氏如而母女
再拜曰如公言傳一邑皆嗟嘆人豪李伸私其傭耕杜玉妻劉劉
不從毆死賂玉焚其屍事覺具獄上府是冬當有事于郊有赦伸
謬稱冤冀赦移大理寺受其賂以縣爲枉汲論于朝移御史卒論
伸死尋通判隆德府河北罷所鑄鉛鐵錢錢湊河東民不肯用闔
市無所鬻民不得食汲曰歲饑則出義倉今患有甚於歲饑卽出
以貸民己乃自劾常平使者吳時大驚奏論其賢方士林靈素方
大幸府諸生班自以妖言改易繫詞爲奇怪附靈素汲白府下自
獄以事聞靈素薦自有道詔轉運司陳知存卽驗掾吏懼不敢署
獄汲按治自如知存憚汲正奏曰府當之是宣和元年除開封府
刑曹掾治左獄始盛章等暴酷敢誅殺或法不至是而其意深刻
以爲不快則請於上相於爲常汲白府爲大姦則當請餘宜如律
嘗有所坐微而遇赦特不原者汲論赦者無遠近無小大其罪畢

除而轂下不及可乎上曰汲言是也靖康元年除京西路轉運使女真破東都召知鄧州高公純以兵行公純懼不敢行汲譙責公純公純以無糧告汲曰公其行饋餉吾職也知永興府范致虛亦按兵華下汲復以書譙責且教以一軍自蒲中趨河陽焚敵積聚絕河橋一軍自陝路直抵鄆許與諸道連衡敵必解致虛以書謝而與公純終亦不行汲憤憤取公純所部兵即日行公純不得已亦行至南陽復留汲獨馳至東都則徽宗欽宗北狩矣當此時楊貴張沂薛廣王任尙虎各潰爲盜太上皇帝曰汲爲我行告諭之其酋聞汲至皆迎降天子議幸鄧州取潼州府夔州二道錢幣儲於鄧汲論二道土瘠而貧必將斂諸民請勿徵公純致虛相繼去汲兼行刺史事修城池器械募勇士得數千其後與俱死盜過莫敢近遂拜右文殿修撰知鄧州十二月受命卽遣家歸其鄉益爲戰守備曰他盜非吾敵女真至當率諸軍一戰如天之靈幸而勝不則吾職死之明年正月女真至號稱二十萬州兵不滿萬人汲

語諸將曰國家養而曹不死戰無以報且吾不令而曹獨死也皆感奮曰願爲公死復諭居民曰吾則死矣若屬俱屠無益有材勇願與吾留者聽盡出得敢死士四百餘人乃遣戚鼎以兵三千出東門逆敵靳議以兵八百出南門趙宗印以兵三千出西門倚之而汲以身兵四百登埤以望見宗印遁卽自至鼎軍中麾其眾陣以待敵至士爭死鬪敵爲却俄而議敗走敵以二軍夾而乘之矢如雨軍中請汲去蓋汲曰吾不去蓋彼知安撫使在此樂爲國致死吾死彼將不敢輕中國遂與鼎戰死汲平生重節義族女貧旣笄不能嫁則爲嫁之拊其兄弟之子如其子姑適程氏不能衣食爲市田衣食之程死葬之其子病不能養迎其姑養之梟子曰凡平居軟熟不自立者其臨難必不能如此益信也予嘗念靖康中河南北兵作上下震擾豈其無節士子守通義聞外屬邑有汲訪其事於其家喜爲書之

姚平仲小傳

陸游

姚平仲字希晏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斬獲甚眾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大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沈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卽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靈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爲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騾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涪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八十八餘紫髯鬱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擇崖塹荆棘其速若犇馬

亦時爲人作草書頗奇偉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

謝皋父傳

鄧牧

謝君名翱字皋父延平人蚤事科舉學有志當世中遭兵火室家散亡購得一子軍伍中相與竭力生產僅自給屬絲役繁興不堪迫辱日益憤懣成疾以子粗達時務委而出遊過嚴陵故舊館焉因娶某氏其地與婺接故常往來兩州閒積十四五年指受館下生粲然進于文學性耿介不以貧累人所居產薪若炭率秋暮載至杭易米卒歲少裕則資遊江海訪前代故實著家史補唐詩人無傳者三十餘篇傳近世隱逸數篇歲甲午與杭人鄧牧相遇會稽結爲方外友牧罕讀古人著述謂文章當出胸臆自成一家而君記問優贍必欲中古人繩墨乃己所見不合日夜論辯互相詆及見牧所爲文爲起謝曰君不肯區區有所摹擬然法度高古殆天才也牧因爲言杭大都會文士輩出余知若干人盡往見之旬日別去逮牧歸杭君已挈家錢唐江上問所從遊皆前所聞者其

篤信好學也已乙未秋牧薄遊山水閒君病篤望牧不至懷以詩
曰謝豹花開桑葉齊戰勝芊生藥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蓋絕筆
於此牧同姓善之新與君交最厚哭其舍累日為著哀辭東西州
故人門生不遠百里來弔咸哭盡哀奉喪去先是君買地釣臺下
將葬朋友無歸者至是君葬焉君生不得志閒居常有憂色語聲
甚微鬱積不平之氣壹宣於文讀之使人悽愴知其弗壽也婦榮
然無依子遠在二千里外存亡不相聞可謂窮已嚴陵士風厚將
有集君遺稿以傳後者志且不沒牧歸悲惋不已誄之曰上世之
士以文取顯耀而君窮于文痛哉皋父痛哉皋父

書杜祁公事

李綱

彭器資尚書初擢第為天下第一東歸道南郡謁杜祁公語既久
祁公教之治生事器資退而思之不曉其意來日復見問其故祁
公徐曰無他觀公志氣欲立名節夫欲立名節者非有生事使無
顧念妻孥之憂則不可于是器資深服其言噫中世士大夫以仕
宦為家不治生事者十常六七位朝廷任言責者雖有可言之資
往往退顧無所歸為妻子計鉗口結舌者多矣閒有不恤此者言
出身貶妻孥流離困餓無以餬其口於四方至使流俗指之以為
戒可不悲哉觀祁公之言乃知前輩思深慮遠後進之士不可不
知也

記太子親王尹京故事

陸游

隋齊王暕尹河南唐秦公世民尹京兆衛王重俊為洛州牧皆親
王尹京故事也然尚末甚以為重後唐秦王從榮以長子為河南
尹又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故當時遂以尹京為儲貳之位至晉天
福中鄭王重貴周廣順中晉王榮皆尹開封用秦王故事也國朝
太祖皇帝建隆二年七月以太宗皇帝為開封尹開寶末太宗嗣
位纔八日即以齊王廷美為開封尹後封秦太平興國七年秦王出
為西京留守自是開封不置尹止命近臣權知府而已雍熙二年
始以陳王元僖為開封尹蓋是時太宗元子楚王元佐被疾廢則

陳王亦儲君也淳化三年薨後二年真宗皇帝自襄王爲開封尹至道元年正東宮議者謂尹有品秩非太子所宜兼領乃改判府事自後唐以來雖以尹京陰爲儲副之位然皆藩王以太子判京府則自至道始也故事開封尹之上有牧雖具員而初未嘗置國朝惟親王乃除尹餘但爲權知府事自太祖至徽宗八朝百七十年未嘗改蔡京爲相始建議置尹尹非獨故事須親王乃除又太宗真宗潛藩所領人臣所宜避天下皆罪京之不學其後宣和末欽宗皇帝自東宮爲開封牧是時已有尹尹之上惟有牧故以命之然牧故事序位在太子少保之下御史大夫六曹尙書之上亦非太子所宜兼蓋有司失考至道判府之制也尹之下故事有少尹位在少府將作少監之下太子少詹事之上後唐秦王時嘗以劉陟爲之而建隆以來率不置惟置判官推官各一員或二員通掌府事並以常參官充親王爲尹則判官以給諫充推官差降焉真宗爲尹時判官二員推官三員蓋特置也或問太宗以來尹京

則謂之南衙何也曰開封府治所本在正陽門南街東然太宗爲尹乃就晉邸視事晉邸又在內及府治之南故曰南衙亦曰南宮秦王許王因之及真宗爲尹太宗以秦王許王皆不利始命還就府治焉

書包明事

陸游

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爲兵事湯岐公自樞密至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例一府之人皆罷遇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丞汪公澈拜參知政事一府皆往汪公蓋前日劾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嘗論擊吾公者持何面目事之雖妻子飢寒不之顧未幾以病死方岐公貴時所薦達士大夫多矣至其失勢不反噬以媚權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於眾人也汪公之拜一府俱往非獨明也明而往事汪公非有負也泥塗賤隸又非清議所及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蓋有古烈士之風矣書其始末使讀者有感焉

幸學詔書紀事

林光朝

臣聞中和之極自古以固存帝王之興以是而相授若黃帝堯舜之盛逮夏后商周以來雖無傳道之名已有執中之說堯嘗以是傳之舜舜謂是道也吾將與天下共之是以有虞氏之上庠下庠蓋欲推是道而達之天下也禹湯文武皆以其所傳者達之天下故夏后氏有東序西序商人有右學左學周人則兼四代之學而用之人倫以明典禮以行好惡以平習俗以成夫是數者皆由太學來也國家開造之初藝祖皇帝以峻極之模生知之性視唐虞三代之事不約而同故未及下車首幸太學逾月又幸所以破五季之荒梗折諸藩之牙角此為王化之本天下之脈不可不早定也二百年來聖明述作同出一轍太上皇帝於投戈息馬之日躬行酌獻斯文有光如再開闢皇帝陛下舉縟典于三十年之後春二月乙亥以大昕鼓眾乃率羣后合公卿大夫士之子國之雋秀有設席于前旁逮兩廡命國子祭酒臣光朝講中庸又以是日幸

武學行肅揖之儀於戲盛哉以父子而屢有此懿躅未之前聞也竊觀明詔以崇勸多士是為不刊之典宜寫之琬琰以風動四方臣茂良臣彥穎以是白之上前制曰可臣光朝敢拜手稽首退而紀其事

記岳侯事

陳造

張平為盜湖南岳樞使討之遣李道往平尅日與道戰道之始發也岳集諸校置酒而歎問所以歎曰使道當平能不憂乎張憲請行許之計授憲臨陣就以道軍戰平降者與俱來又計授道憲到以兵授之而歸平臨陣求與道語軍士以張告平惕眙既見憲召左右議遂降岳意李威名出憲下憲竟往則平且逃去臨陣投以所忌則氣奪識之者以岳之料平與李光弼降高暉李日月不異

書趙叔近遺事

孫應時

金人再犯京師遊騎四出我郡縣將吏望風奔潰莫敢攖其鋒者趙公宗室子為少尹南京獨能力戰全其城實啟高宗皇帝中興

之業斯已壯矣及守樞李不惟使吏民安堵于列城反側之中而
單車入不測之地使杭之叛卒斂手聽命犒師不足則竭私儲繼
之非其精忠血誠智勇兼濟疇克爾不幸罷守家居一旦迫于亂
兵權宜鎮定一郡免于魚肉上奏未達而王師奄至公不自疑晏
然迎勞如平日其心跡非不較然明白也時諸武臣方以殺略爲
功加以受命王淵逞其爭一女之憾倉皇害公不復顧問哀哉紹
興九年朝廷始知公寃有詔褒贈告詞尤哀傷之國史已軼其事
未及立傳公之曾孫彥猷顯叔蒐輯遺牘本末略具可信不誣顯
叔兄弟十人皆賢而文多以科目自奮忠孝之報方興未艾而王
淵者亦死于亂子孫無聞矣天定勝人豈虛也哉其敢併著之以
告于太史氏嘉泰四年二月五日燭湖孫某書

書葉監酒慶元封事

歐陽守道

霍氏權震天下而茂陵徐生請以時制抑毋使至亡元載當國舉
朝屏息不敢言而晉州男子郇謨披葦席丐道途願言三十事徐

於霍郇於元貴賤戚疏何啻萬倍而捐一旦之命蹈不測之禍指
切言之雖不見聽而二家既敗之後其言得存於信史猶足以表
疏賤中之有人也今觀葉公洪慶元封事其忠憤明切又遠出二
人之上是時趙丞相死朱文公諸賢盡斥公紹興酒官也封事侂
胄敢諷臺諫殺宰相斥忠賢以私人爲統帥遍布中外今既弄權
後當弄兵必有董卓桓溫之禍而請上清有道之士考古今講政
理勿於深宮以嬉戲怠詩書然後強主威去私黨自同時諸賢所
言雖文公亦何以復加書入侂胄大怒卽有削籍編置建昌之命
他日建昌徙贛迫以峻限蓋將斃之於道其不死者天也嘉定更
有旨敘復告詞甚美而公止調零都丞以死諸公亦無爲力言之
者未知國史復存其姓名如徐郇否乎公家撫之城中市遊撫道
過屬邑崇仁見道旁有小屋封閉其印文曰歐陽秘閣徘徊久之
問逆旅主人對曰建炎上書乞誅國賊諱澈之別業也乃今又得
公於城中撫固多表表鉅人至於歐以諸生業以監酒二忠相望

於七十年間嗚呼盛哉顏魯公昔為州刺史州人奉烝嘗至今歐
葉固已聞風興起繼歐葉者尙世有人

南宋文範卷六十四

墓銘	鄒堯叟墓誌銘	楊時
	吳子正墓誌銘	楊時
	莫中奉墓誌銘	楊時
	曹子華墓誌銘	楊時
	陳府君墓誌銘	許景衡
	承議郎王公墓誌銘	葛勝仲
	著作佐郎陶公墓誌銘	葛勝仲
	右通直郎曹君墓誌銘	張守
	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吳君墓誌銘	汪藻
	朝請郎陶君墓誌銘	汪藻
	宋資政殿大學士贈特進陳公墓誌銘	張嶠
	朝散大夫行尙書司封員外郎致仕毛公墓誌銘	張嶠

編修唐君墓誌銘
馮隱君墓誌銘

程俱
胡銓
馮時行

南宋文範卷六十五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墓銘

鄒堯叟墓誌銘

楊時

先生諱某字堯叟姓鄒氏其先出於魯國之邾唐季之亂避地閩中故今為邵武軍泰寧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先生自少有文名尤工詞賦比壯遊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先生彝為學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曲貫各得其宗汪洋大肆發為文章遂以名聞于時嘉祐中登進士第調淮陽軍司理參軍丁父憂服除再調南劍州劍浦縣主簿監建州買納茶場移福州閩清縣令用薦者改宣德郎知宣州宣城縣元祐四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于官舍之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先生為人重厚寡言雖家人未嘗見其喜愠貌溫而氣和遇事堅正不可以非義回屈初在淮陽卒有受杖不服而肆言守怒欲斬之議不決以其事付先生已而復

欲遂前議先生不受令守益怒先生以爲事在有司則有常法執
之不移士論韙之其莅官臨民雖冗職必盡力故所至有風績其
決獄聽訟鉤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觀之若不勝其煩先生處之裕
如手未嘗釋卷也故其用志益深學之所造者遠矣先生既沒子
尚幼大觀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始克葬于常州宜興縣善奉鄉橫
山村黃宗塢之原娶劉氏先生彜之女也子男若干曰某曰某嗚
呼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一時朋遊其事者登顯仕居要
津視其顛仆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窮死噫命矣其尙誰尤故
敘而銘之銘曰
有美斯人君子儒兮純明篤實允式孚兮胸中之藏羅瓊琚兮位
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繁荒嶇兮雲帆蔽天膠沮泐兮天地
吸噓鼓洪鑪兮鑄物範形會草圖兮自爾遭之人莫如兮既厚爾
德孰云癯兮黃宗之原安此居兮鏤石紀辭永不渝兮

吳子正墓誌銘

楊時

君諱思字子正姓吳氏邵武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累贈
宣德郎母朱氏封蓬萊福昌二縣太君君之皇考以上世有隱德
至君始以進士起家中元豐三年第授蘄州黃梅縣尉再調處州
右司理參軍俗犷悍喜訟鬪吏明習法令挾以爲姦故獄事視他
郡爲難治君敏達彊濟吏不能欺事至迎刃輒解無留獄會昌民
有誣告毒死者縣獄具君爲直其寃得不死者五人令很復訟君
不已彌年不敢決其後更二獄卒如君所直也君之全活五人法
當遷秩任事者不以聞而君亦置不問也曰吾爲理官獄求生蘄
盡吾職而已無他覲也聞者以君爲長者就移和州防禦推官知
吉州吉水縣有老吏舞智玩法爲邑巨蠹君得其狀繫治之吏窮
迫欲以事污君緩其獄闞君之亡謬爲家問置金其中囑小吏內
之君夫人黃氏得書覺重疑之卻不受君適自外至發書得金詰
其所自爲誣者情得咸伏其辜故縉紳皆知黃氏之賢而益奇君
繩家有法也用是當路交薦之改宣義郎知池州建德縣君始至

大興學校勸農桑教民力本歲餘邑大治迄去獄無繫囚民到于
今頌之以年勞改宣德郎上卽位覃恩遷奉議郎賜緋衣銀魚辟
福建路轉運使管句文字明年丁太夫人憂服除監江州廣臨監
會更錢法日夜鳩工赴期會旁視若不可堪而君獨裕如也未幾
以課最聞再遷承議郎還闕除監大觀庫遂以疾卒于京師大觀
元年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三君娶黃氏左中散大夫某之女封
壽安縣君有賢行配君無違德男一人曰偉明擢崇寧五年進士
第秀州崇德縣尉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君爲人樂易不事表襮
居家奉親無違兄亡事寡嫂盡敬畜其孤如己子家素貧清約自
克而賙卹族黨無吝色內外姻睦人無閒言初與侍御鄒公某管
城尉游君某友善二人皆蚤世君教育其子恤其家卒克有立古
之朋友視兄弟斯道廢久矣觀公所爲足以感頹俗也性嗜學自
六經百氏古今傳記蓋無所不讀下逮山經地志陰陽卜筮星歷
之書浮屠道家之說亦無所不究旁穿曲貫各得其宗爲文長於

論議尤工於詩辭義清遠有仁者風氣蒞官臨政務近民不爲進
趨計明達吏治所至有稱士論每以用不極其材爲恨而君處堯
庫恬然也其自守不回蓋如此有文集五十卷契丹西夏錄十卷
藏于家疾且革爲治命數百言惟以孝弟詔其子孫不及其他非
守死善道何以有此君既沒之明年其孤奉君之柩歸將以某年
某月某日葬君于某所道過錢塘以尙書戶部黃公之狀來乞銘
曰先君之友惟公爲最厚宜得銘以葬予雖不能銘義不得辭乃
論次其平生歷官行治之大節而銘之銘曰
允矣吳侯獵德在躬閱弗大施而卒于窮其施惟何二邑之思澤
卑不流迺止于茲其存不朽有暉其文銘昭于幽以詔後人

莫中奉墓誌銘

楊時

公諱表深字智行邵武人也曾祖辰仕爲三班奉職祖及不仕父
說當景祐寶元閒士方以聲律科決而君獨以窮經爲務自閩陬
數千里外贏糧跣足至京師從泰山孫明復徠石守道先生遊

講明道術還家杜門不復求仕進以公恩累贈至通議大夫公自幼聞過庭之訓問學有家法是時安定先生居書上爲世儒宗公往師焉一見奇之謂公有器識異日所至未易量也自是浸以名聞于時元豐二年登進士第調洪州豐城尉未赴丁通議公憂服除再調建州建陽縣主簿秩滿用薦者移撫州宜黃令適丁母碩人憂不赴終喪授鳳翔府好時縣令好時在隴右爲劇邑號難治公至明約信令而人化服終三年無一人犯重辟者仇齊路險絕車輿不通邑人病之久矣公諭父老鳩徒計工治爲坦途往來便之侍郎張公舜民領漕事見而謂人曰莫侯可謂知爲政矣其爲利非濟人溱洧之比也率同列交薦之改宣德郎知泗州昭信縣事憲司有繫囚事聯省曹吏以枝辭蔓其獄六更推治不能決命公往治之一問而情得人服其明民有持牒棄妻屏子者公詰其所由曰以病而貧力不足以相收故及此非得已也公惻然憫之曰吾爲長民之吏使人父子夫婦不相保當任其咎者其誰歟于

是出私錢賑之里巷編氓感公之義皆協力以周其匱急故其室家復安如初比公之行是人與其妻孥攀號于道見者咸嗟嘆之公惠政及人有以厚風俗多此類也上皇卽位覃恩遷奉議郎賜緋衣銀魚除眞定府路都總管司句當公事會中宜之安撫朱公紱以公兼領帥事賴公頗多秩滿通判新安除御史臺主行用中司不赴召都堂審察除光祿寺丞未上遷開封府司工曹事朝廷更錢法命夜下公適值宿陰爲慮畫人無知者黎明揭示大悉詳下吏不得搖手爲姦尹陞對被獎諭遂以公之名聞于上睿旨親除左司錄事中都不治吏習以爲常黠胥舞知玩上文移鉗紙尾以進官署唯唯惟謹公察其尤無良者治其一二一府屏息無敢習故爲傲慢者並僚恃權倖雖沒一悉趨之公爲折其短獨未嘗少屈乃諷言章政和三年出公爲廣濟軍司錄事士論惜之而公處之恬如也久之朝廷察其非辜起知睦州公曰文正范公清獻趙公嘗守是邦其遺範未遠也循而守之則無餘事矣已而郡大

治民至今思之過朝除知饒州東歸待次毘陵愛其土風欲營菟
裘爲歸休計於是力請宮祠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未幾告老
宣和五年六月丁未以疾終于常州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一
是年十一月壬申葬于宜興縣清泉鄉之梅林原公爲人端勁有
守孝于親友於兄弟人不聞其言畜幼孤如己子蒞官臨政嚴而
不苛寬而有制故吏畏其威民懷其德決滯訟去民瘼洞然幽隱
雖逢其族迎刃立解世之名能吏者皆自以爲莫及也公自奉議
郎或以年勞或以恩典九遷至中奉大夫賜三品服封文安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娶方氏太常少卿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嶠之女
有賢行能宜其家累封至令人男二人曰多聞通直郎監鎮江府
排岸司曰多見迪功郎明州慈谿縣尉女二人長適宣教郎知龔
慶府鄒縣事朱缶次適迪功郎信州州學教授江文中孫男三人
曰革曰萃皆登仕郎曰蒙將仕郎孫女二人尚幼晚自號如如居
士有文集十五卷曰如如集既葬其孤請銘於予予與公有平生

之舊知公爲詳義不得辭乃爲之銘曰
獵德之勤積之在身府寺踐更蔚乎有聞出蕃於外惠施於民去
思不忘久而彌新百世之傳視此銘文

曹子華墓誌銘

楊時

君諱璩字子華其先金陵人避李氏之亂徙居江陰故今爲江陰
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故贈朝議大夫母朱氏贈恭
人曹氏自高祖以來無顯者至君之世父確始以文行知名於時
熙甯更新學校遜簡天下名儒訓迪多士公時在選中擢爲國子
直講學者翕然師尊之曹氏遂有聞於世君之昆弟幼從直講公
爲學得其緒言細釋不懈故皆屹然有立初朝議公場屋不偶退
屏世累從桑門之徒遊比其亡也清寔滋甚君亦以累舉不售相
其兄力治生不計有無資其弟以學其後家日益富而弟璉卒以
名進士登科通金閨籍君與有力也其爲子而孝於親爲弟而恭
其兄爲兄而友其弟篤於愛欽中外無間言性夷易不爲畦畛與

人言洞見心膂故人有過雖面折之而人亦莫之憾也遇人不以貴賤貧富爲厚薄一於誠而已晚益閑放以詩酒自娛杜門索居終日兀如也靖康元年四月癸亥以疾終於家享年五十娶趙氏有賢行配君無違德子男一人曰嶠舉進士女一人適登仕郎慕容邦弼有孫一人未名以是年某月壬辰葬於縣之順化鄉黃山之原其孤娶余之女孫以其叔朝請公之狀來請銘乃爲之銘曰積善在躬壽胡不多天實爲之命也奈何瘞銘新阡其永不磨

陳府君墓誌銘

許景衡

平陽陳經德狀其祖府君之行告其所遊許某曰惟陳氏世爲溫人吾大父生而挺特尙氣節不事細謹遇人洞然無疑礙雖犯之不校也久之皆曰陳丈人長者不可欺也家多貲度歲費外盡以奉賓客善飲酒有過門者則爲之歡忻引滿窮日夜弗厭邑之俗喜佛豪民多弟姪則昇於浮屠以并其所有大父深疾之每以爲宗戚戒故於今凡陳氏子弟皆儒學無一人異趨者吾大父之教

也又曰凡爲人子若孫孰不欲顯其親於無窮今吾不幸大父早世苟失所記而不傳焉又其罪也子其與吾銘乎余曰噫嘻余雖不與爾祖接觀而等力學問能自拔於流俗中宜有自矣銘余其敢辭府君諱宗偉字公美年七十有二崇甯二年歲次癸未十月二十八日死於家娶沛國朱氏女先府君十六年死生男三人曰士珪士衡士明女三人長適林湜次適繆誠早死季適林宗顏男孫九人經德經邦經郭經正經世經言經綸經猷經辨以明年甲申十一月十四日葬於所居宰清鄉樂溪村之原曾祖墓西四步曾祖諱添祖諱度父諱文濟博學而文爲州里所推重云銘曰爲善之報其在後也修身慎言恐辱先也維先有開維後有傳嗚呼若君之子孫不其多賢者耶

承議郎王公墓誌銘

葛勝仲

公王氏諱登政和二年唱第宸筆賜名因字廷錫其先太原祁人自公五世祖始徙貫婺之金華縣公幼孤困窮痛自奮激學問既

長名通經能文詞遠近學子請業者甚眾再中鄉書一以郡上舍
升貢辟雍省復兩預國學薦始擢第調衢州盈川楚州漣水二縣
丞改宣教郎知越州諸暨縣秩滿差知潭州湘潭縣會課遷奉議
郎逢今天子踐阼恩遷承議郎盈川嘗行令事人有詐為祠部度
僧牒鬻於市者公發其姦捕得之格當增秩愀然改曰真人重辟
而已顯其利仁者為是乎因縱使自言卒用首法減死政和八年
秋郡國大水漣口當淮泗下流支川所匯公俟水之未至增築城
堞已而水嚙城不沒者三版邑人謹曰微吾丞公吾曹其魚矣公
復時餼糧儲械用旁郡流移至者如歸全活數千計盜劫諸暨温
戶沈淵家久未得朝廷泊部刺史督捕苛峻前令執錢塘兵與盜
同姓名者鞠訊獄既具且上府會公視事以牘及囚辭氣參聽得
其冤狀亟縱出之一府傳疑檄縣再錄囚雜治公弗聽明年盜自
通於河朔移文至邑聞者始大驚服公之聽斷明決多此類也仕
歷四邑外嚴中恕砥節勵操不可干以私湘潭官期滿踰年無棚

治意方且市邱隴治棺絮若前知死生之數者俄屬疾語家人以
去來常理易簣無憾以靖康元年四月某甲子逝年數六十有一
大王考某王考某不仕考某贈宣教郎公娶大理寺丞陳統之女
封孺人男長曰師醇次曰師心宣義郎監信州內口排岸季曰師
古長季俱嘗升名禮部孫男二人雲演諸孤將以二年三月丙申
葬公赤松鄉黃枇塢而遣人抵書以銘見屬始某自大司成出領
宮祠寓居襄贲因與公父子遊見公靜退不以榮槁措懷獨進諸
子於學甚厲日論說文義以磨礪浸灌之方是時師心始冠已能
用經術取上舍第而師醇師古皆軒然有邁往之韻余固心器之
矣其後師心為海州沈陽尉遇京東劇賊數千人浮海來寇公適
就養在邑命引兵邀擊境上馘渠酋數十人降其餘眾一道賴以
安堵太上皇帝多之降御筆詔褒諭眾譁說交譽而不知計畫多
自公出也嗚呼使公得為世用智略效見當如何哉銘曰
既艱其成始發其榮宜永其享而嗇其齡絃歌兩城位不配能有

息俊英亦足除乘吉壤安靈孝子所營我爲之銘以遠德聲

著作佐郎陶公墓誌銘

葛勝仲

晉著作佐郎陶淵明之後十六世有孫曰直夫字次仍居潯陽仕宋亦佐著作大觀三年年四十七二月庚寅以疾卒官陶氏本鄱陽人吳平徙廬江之潯陽有名丹者爲吳揚武將軍是生晉荊州刺史長安郡公侃於淵明爲曾祖而公之曾祖鑑爲左監門衛大將軍祖稷大理寺丞父舜咨第進士終宣德郎公嗣舉進士中第調建昌軍司戶參軍官有殊政會詔委諸道察良吏江西使者以公應令遷雄州防禦推官知亳州錄事參軍改教授懷州談經受業切磋懇至自遠著錄者甚眾遭外艱去職學徒恨不得卒所聞泣餞者踵相逮也服除又教授徐州時三舍賓興法始頒方郡眾未曉習公能推廣德意區別科指行之不少盤旁郡取則焉明年集貢士試京師徐土人士卒占異等遷太學正改宣德郎提舉梓州路學事召對詢勞移居先是蜀部學廩不繼公至則披圖考籍

錄乾沒吏一人寘之理籠利源以豐歲入室姦隙以裁日用養士之費始羨遷監察御史入祕書省爲著作佐郎逢受寶恩轉奉議郎公生質秀穎不凡綜練經學廣窺眾善專精或積歲不踰闕元豐中補太學弟子員年少耳然志尙風旨魁然出老先生右一時賢雋皆慕與之交七年秋充貢賦居第一海內誦其文辭及爲吏砥節首公勅身自約惴惴惟恐過差氣貌嚴正雖燕不惰處交朋閒無擇言之闕居喪舉動遵禮紀而毀感獨過制事寡嫂甚於兄之存字其孤不啻己子有文數百篇初宣德府君不喜吏職浮沈筦庫數年亟謝事歸家巷故公亦濡迹埋光不及擢序而族昆節夫以儒學將略致位侍從屢殿大邦終龍圖閣學士正奉大夫冑閱益顯矣公娶張氏亦同志趣後公二年卒男曰忻女一人皆幼能舉公及公妻之喪以政和元年二月壬寅合葬於江州德化縣先生鄉之原且求余銘以識葬者尙書司封員外郎悅龍圖閣公子也銘曰

潯陽之城柴桑之里靖節之家有賢孫子不慕榮利閒靜少言官止著作以屈爲伸其尚類也視此刻文

右通直郎曹君墓誌銘

張守

右朝散大夫通判饒州曹琿狀其先叔父通直之行泣且訴於晉陵張某曰始琿之先伯父直講公登嘉祐進士第學行名東南後進生無遠近負笈執經履滿戶外時叔父羈卯侍坐竊聽講論問答皆默識不少遺直講愛異之遂力學多聞議論有前輩風數試進士不合則刻意治生產業先大父晚致家事叔父談笑處決悉得理合衣食滋殖治居第園館延賓客無虛日公卿貴人時從之遊振貧卹孤不問多寡士緩急叩門有請必悉力赴之旣去且貴達往往不復顧念而叔父絕口不道也祕閣修撰蔣公圓爲布衣公兩以女妻其子樞密張公康國召與語奇之奏補假承務郎改官制授登仕郎宣和閒浙西置水利司部使者聞其才挽爲屬旣至見其謀畫乖刺拂衣徑歸後果敗事皆坐法而叔父獨不預其

識慮過人如此不見施用以歿士大夫歎息之夷考其行應銘而琿之先兄琪昔嘗爲無錫令所窘移江陰捕之先兄時以母疾迎醫他州琿具以訴令遷怒併按追逮甚急賴叔父營救乃免不肖琿報德無日矣惟是忍死乞銘於當世間人俾叔父之實不泯若琿得歿於地戴面見先叔父庶乎其可也敢以死請念余與通直昧平生固辭琿繼來請益勤又以余族父之命鑄諭切至乃敘而銘之公諱礎字潤甫世居金陵上世避李氏亂徙江陰遂爲其軍人曾祖廷訓祖維正父文雅皆隱不仕公至建炎元年以其子球陞朝奉承事郎致仕累封通直郎又以球轉官回授賜緋衣銀魚以紹興五年四月十七日卒年七十五娶朱氏封安人先公而卒男三人長卽球武翼郎前兩浙路都巡檢使次瑤皆應進士舉孫九人峴嶧峒巖岱嵩岡二未名嶧預鄉貢以公喪未赴禮部試七月壬辰葬於縣之順化鄉黃山村從安人之域猶子琿賢業表於薦紳言可信不誣余旣載其語且系以銘曰

維德有基維學有師有蘊不施天維顯思昌其本支黃山之陞納
石琢詞萬世是詒

朝請大夫直祕閣致仕吳君墓誌銘

汪藻

君諱懋字禹功姓吳氏其先義興陽羨人也世以儒名家而不求
仕至君之父誥始光大其門有三子皆授以經其材競爽伯仲同
時擢進士第又同時爲縣令以治行聞士大夫言義方者予吳氏
伯曰愈仲曰君也誥卒龜山先生楊時識其墓後以君宦達贈朝
散大夫君少有立志風骨頎秀望之嶷然嘗與兒曹集外家有以
博具遺君者君正色叱之曰死老奴敢汗我耶坐客大驚知吳氏
有子矣及長嗜學問從先生長者遊如不及人太學籍籍有聲既
擢第調當塗縣主簿時郭祥正李之儀會當塗皆知名士也負才
氣軒輊人不少借一見君詩文曰我輩人也會歲饑官出粟糴者
萬人全集於場他吏無術至相蹂踐以死州以命君君布灰於地
而疏其行坐強者束弱者西以五十人爲甲使聽令閒指其一曰

給彼民趨而前左受粟而右輸金各以序進未哺而周無一人譁
者當路交薦之縣有圩田民生理寓江中秋大雨圩且決君朝夕
暴露治其防民賴以濟既去父老指防而歎曰微此吾其魚乎移
宿松令以簡靜爲政凡追逮書縣門而與之期民信畏之其至不
差晷刻田里閒未嘗識遊徼嗇夫之面也由是訟更十數令不能
決者皆立談決之未幾宿松大治門不夜闔獄囚屢空一日部使
者按旁郡民遮道言願以事決宿松使者曰縣各有治汝舍汝令
而從他令豈有說乎且道遠奈何民叩頭曰吾邑可否視吏色辭
彼邑有令在堂吏不能秋毫欺也雖遠奚憚察訪使趙默舒州守
孫傑馭下如束濕所至人重足事之盛威臨君君不爲動然此兩
人者亦卒不能使君屈也用薦改宣教郎丁外艱服除知廬江縣
盜劉五囊橐廬壽開方鼓行出山去縣裁一驛其鋒銳甚或止君
毋遠行君笑曰男兒當斬賊平戎此鼠輩何爲者今行縛之盜聞
君來不敢入其境後羣盜得吏疑獨遺廬江曰彼有人焉不可圖

也召監咸豐倉知扶溝長垣縣尋除諸王府記室兼講書淵聖皇帝受內禪金人至京師三上書言便宜不報後皆施行略如君策人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會金人立張邦昌法當郎草賤奏君度不可拒將引繩自裁有倖非常者儼曰僕請爲之君由是獲免已而王時雍用事坐政事堂君發憤罵時雍曰反賊吾獨不能擊汝如段秀實耶時雍面頸發赤不能對君因以疾求罷不聽遂稱篤病於家今上卽位病卽日愈乃請老而歸歲餘起公復故官尋除司農少卿不拜近臣交薦擢知明州州承喋血餘守將屢易公私歸地萬目睚眦君一調而細大成舉於是衛兵留戍者步軍三萬陳思恭領之水軍萬艘張公裕領之將驍卒驕凌藉官府求取無度變生不可期君能得權酷之羸給其稍廩歲終贍足民不知兵治聲流聞加直祕閣以代歸坐小法貶秩朝廷察其枉擢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未行改知吉州道得病到官病益侵卽上還印綬六日卒年五十五實紹興四年五月某甲子也積官至朝請大夫其遷

多以勞能而不以歲月君氣豪語直遇事有不可輒憤盈於中雖貴人必斥其忌諱面折之然胸次寬洞然無城府關鍵以故深中之人多不樂而賢士亦以此歸之親沒分財獨推所得之居居其寡嫂恩當任子不上其子而以其弟之子上下內外族姻與夫平生黨友飢者食寒者衣病者醫死者葬嫁其女字其孤至不可勝數有荆溪集及他文台三十餘卷豪壯而瞻蔚似其爲人娶同郡楊氏封安人兩男四女男曰師尹師說師尹好學而喜文再任以官再不受其志非苟且目前者人謂君必有後者其在茲乎女曰琚適左修職郎陸景瑞曰瑤適左迪功郎元盥曰瑤適右承務郎胡辨曰琬繼陸景瑞之室師尹以君卒之年十二月某甲子葬君其縣銅棺山南筆塔之原以藻與君厚善來求銘乃輯君之行治而銘之銘曰
嗚呼禹功世乘波以流君業岌也人視陰以偷君汲汲也文雄而氣剛見者立也所臨必恩遺老泣也君門洞開胡過而不入也甯

羸厥躬尚後人之及也

朝請郎陶君墓誌銘

汪藻

陶氏自征西將軍為東晉名臣數世而靖節先生繼之遂為著姓然世家江州不知居吳興者何別也君諱胤字季成吳興人曾祖浚祖謹世以詩書教子父彖進士起家卒官承議郎通判鄂州以君故贈朝議大夫君少孤力學問欲名宦必自己致中元符三年進士乙科調陝州司理參軍童貫用兵陝西請君從君辭軍旅非所學童貫遣客論君幕府綜文書而已矢石非所及又固辭而貫亦不能強也知邢州任縣坐小法免為台州軍事判官潤州司兵曹事改宣義郎時卿寺丞掾號美官寒士得之尤難當路有知君者欲以此留君君度食貧留京師非便求金壇令以歸其不及於進取如此罷金壇如京師即日詣曹以已所當得者調官於是又知鄭之管城葵之東陽杭之富陽低徊數邑幾二十年晚於吏部之格稍升而君不堪久矣甯貶損以從其所安在東陽時俗喜

鬪家藏鎧仗間里苦之更數令莫能禁君痛懲之風俗為變人皆按堵至畫像祠君蓋君不以希世為心故臨事敏明毅然敢為所居可紀他人莫之及也積官至朝請郎賜五品服年六十四卒於富陽當政和宣和間士大夫尚奔競苟秋毫之利可以關身者必巧謀捷步以取之君獨怡然靜退甘心州縣以老略無幾微見於言面所謂安於所遇者如君非耶元室吳氏次室郭氏皆封安人一子曰定今為從事郎知潭州善化縣一孫曰遷建炎四年六月癸酉定奉君葬湖州烏程縣法華山之原合安人吳氏之墓後二十一年定來求余銘銘曰世競馳之已靜持之世依違之已勇為之仕雖柅之志則起之杼山竈之著蔡宜之隧而碑之詩以系之

宋資政殿大學士贈特進陳公墓誌銘

張嶠

陳氏本居京兆亡其世系所出後遷眉之青神至太常少卿贈太子太保諱希亮始以進士起家宦仁祖時位雖不大通顯而受知

南宋文獻卷之二十五
三
人主知名當世號鉅人長者太保生恂為奉議郎贈太子太傅太
傅生抃為朝請大夫贈太子太師皆世其業蓄德不施鍾慶於後
太師元配馬氏贈蘄春郡夫人次配張氏贈博平郡夫人太傅鄧
國文懿公之孫也公諱與義字去非自其大王父厯官中朝始又
遷洛故今為洛人公資卓偉自為兒童時已能作文辭致名譽流
輩斂衽莫敢與抗矣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文林郎開德府教
授除辟雍學錄丁內艱服除為太學博士著作佐郎司勳員外郎
擢符寶郎謫監陳留酒始公為學官居館下辭章一出名動京師
諸貴要人爭客之時宰相橫甚彊欲知公不且得禍公為其薦達
宰相敗用是得罪既王室始騷丁外艱辟地襄漢轉徙湖湘間踰
嶺嶠久之召為兵部員外郎以紹興元年夏至行在所為起居郎
遷中書舍人兼掌內制天下以爲稱職拜吏部侍郎以病辭劇改
禮部丐閑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召為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
病告爲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召會宰相適不樂公

者復用爲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故事侍郎給事始賜金帶至是更
服中書舍人服以朝且以狀言有詔不許既謝上諭曰朕當自以
卿爲內相九月駕幸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明年正月
爲參知政事三月從幸建康是歲紹興七年也明年扈蹕還臨安
以病請去凡五請而後許以資政殿大學士特轉太中大夫知湖
州陞辭上勞問甚渥且云始遂雅志行復用卿矣於是公疾益侵
遂請閑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是年冬疾大甚十一月某甲子薨於
烏墩之精舍年四十九赴聞詔贈特進令有司給葬事以某年月
日葬湖州歸安縣廣德鄉二十五都上強里巖山公清慎靖一與
人語惟恐傷之遇有可否必微示端倪終不言極議然容狀儼
恪不妄言笑世皆知其以文字擅聲當世而其謀略識慮自過絕
於人參大政日淺每引用道德以輔朝廷之缺設張施置務於尊
主威而振綱紀調補甚眾平居與人接謙下甚然內則不可犯初
上流大將項領已成宰相不善是欲去之而不果會其來朝見公

頗自矜大公正色謂曰藉使無若輩朝廷豈乏使耶將色沮不敢復出一語公立朝無所附麗前後官遷一出於上上遇公甚厚而公益畏慎其爲吏部侍郎實司左選會有武弁與吏部私鬪不樂公者欲因是中之事聞他日公對但具左選之在部者名數上之終不自辨喜薦達後輩有一善必極口稱借或抑己善以獎之其薦人於上退未嘗以語人士以此慕向惟上益知公忠慎故倚以大用而公不幸蚤世有識之士爲斯文惜焉公尤邃於詩體物寓興清粹超特紆餘闕肆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公之外王父鄧公之季子也自號存誠子善行草書高視一世其書過清世俗莫知初公規模外家法晚益變體出新意姿態橫出片紙數字得之者咸藏奉之公娶周氏某官某之女某郡夫人男曰洪某官公之母與噪同六世祖視之爲叔祖姑頃公寓居漢上噪從公遊質問詩文利病其後仕學公頗有力不專爲親也既葬公若干年洪謂噪曰先公之墓木長矣而銘文未立使德善功烈不白著於

後奈何願以銘屬子既辭謝不得則爲取其世系行事而論次之

以爲之銘其辭曰

陳氏之先屬眉青神本自秦徙世系莫存奉常起家始以大官非甚達顯融於代歷官在東更宅於洛父子傳師相繼有作蓄德固本以厚厥垂是生哲人爲世表儀以文擅聲以德致位考其始終無所恨愧持身清慎體不勝衣摧折悍剛不借色詞薦士於朝退不出口一時慕向士眾奔走歷官聞政惟上是擢毗輔王猷號令允鑠來軫方遘未晡而稅云亡之傷實深其類位雖不窮維德有耀勒銘墓碑來世是詔

朝散大夫行尚書司封員外郎致仕毛公墓誌銘

程俱

建炎四年秋有旨召朝散大夫毛隨詣行在所尚書下衢州趣爲駕旣至始見政事堂陳天下利害慷慨明白有言動聽先是虜比歲大入是年春猖獗至東南並海郡回留兵淮南須涼秋示必渡

君言按漢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與日合於房房心宋分也周之興也武王還自盟津至於豐明年歲星順行與日合於柳建留於張其分實河洛之墟故武王定鼎於洛邑而周公迄營成周今年冬歲星當躔於斗星歲主福德斗吳越之會蓋與商周之事略同天其或者將厭亂而興宋乎虜不南渡矣然敵人進退本不足言自古禦戎上策莫先自治今六軍在行日久豈無致果殺敵之心在朝廷所以用之耳為今日計莫若保天險增戰備權宜都邑不為輕動以係四方之觀聽則人心不搖士氣日壯此孫武所以恃吾有以待之者也因條上三策所以措畫之宜甚悉已而詔為尚書司封員外郎明年春有薦公之才中御史者方召對而君病矣會余亦召至行在所備官蘭臺聞至君舍問所苦病寢劇則日一至其舍君上氣加腫奄奄息僅屬言天下事輒奮髯扼拳語吃吃不能盡意則太息而止不以後事一語屬人余未嘗不悲其志而惜其病且死也請老詔以本官朝散大夫

尚書司封員外郎致仕竟以紹興元年四月己巳卒於越州大善寺之寓舍享年五十五季子叔度實從以喪歸其家將以某月甲子葬君於某山之原來請銘崇甯初當國者取士大夫所上書舉為一二籍余與彥時在邪籍中皆罷吏歸鄉郡彥時固邑子至是始識面與遊驩甚時年皆未壯平時相與言必天下所以亂興治衰之槩與夫出處去就之宜所從遊往往一世英豪後十五上皇稍更政事去泰甚黨甚禁少弛今寢被收錄為尚書郎君纔脫州縣因以類進得為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會二府三公相傾奪思以不克紹述致罪宰相者出君通判虔州已而相以他罪罷黨事復緩而北方兵起矣余知君最深其出處又如此是安得辭君諱隨字彥時衢州江山縣人其世所自出與徒著之由則有先世之譜謀在曾祖諱煥贈中大夫祖諱愷朝請郎贈正議大夫清約有古人之介父諱勉朝奉郎贈中大夫躬行有家法母江氏累贈令人君年始冠中紹聖四年進士調秀州華亭縣尉其持身

効官爲邑人之所欽愛秩滿調明州鄞縣主簿遷文林郎爲江甯府司戶曹事丁外艱服除監大觀東庫改宣教郎丁內艱服除遂入祕書省其在虔州也靖康初朝廷調諸郡將吏防秋北邊虜犯河南經制使復哀見卒援京師虔居江西上游俗喜鬪輕死羣不逞乘閒起嘯聚山澤眾數千羣吏憑虛喋張空拳以示備君馳喻諸邑索土豪大猾拳勇奇技得數十人徹衛與語開懷見誠人人感奮爭自効因使各部其眾淬勵須戰則又榜盜區曰所取巨魁耳脅從皆吾人凡散歸閭里持鋤耰者不必盜居數日賊黨散三之二凡公擇所募授以方略曰賊酋以其眾今在某山中若爲我生致之期三日反報公還未及城渠魁以生得朝廷嘉其功進官三等時中原新罹虜禍劇盜潰卒驚剽相望君方攝行郡事益募士除戎器謹關候待糒糧郡以無事軍興調發應時趣辦而人不擾君幼則警敏嘗讀漢書一傳三千言數過輒成誦長遊學校有俊聲一出仕卽坐上書不得調於是刻意爲己之學涵泳六經諸

史百氏之閒窮理盡性之說至天文地理歷數卜筮無不學學必窮日夜書必汗牛馬至占驗消息猝然失之卽棄去又學不休其爲文厯落平易偶寫其意所欲道意盡便止粲然立成論事抗然不疑視天下事若無難者其爲吏自縣簿尉參幕府至監一郡隨事不苟必有所裨助建立所厯有能聲然人卒不能以能吏名也妻李氏故朝奉大椹之女累封宜人二男子曰伯亮將仕郎曰叔度舉進士一女子嫁從政郎詹堯謨前卒孫男一人集其文得十五卷藏於家銘曰
士有才奮勇於敢爲火馳機張蹈險若夷不莫其發以顛以危亦有君子負繩抱規擇地而行惟古是稽詭以應變昧時與幾君學而思又敏於施吏不斲能不苟不隨學不斲言期見於時而阨於初而隕方躋匪死之哀君志是悲

編修唐君墓誌銘

君諱稷字堯弼世爲兗之鄒人避五季亂徙贛之會昌家焉曾祖

胡銓

鑑祖伯充皆隱弗仕考公慶累贈右朝散大夫妣賴氏贈太宜人君自兒時已穎異不凡讀書五行並下年十三落筆動數千言思劇泉湧閱再歲遊鄉校鄙同輩氣習污賤乃拂袖歸硯岡初君之祖泛舟過雩陽遙望山勢鬱然詢其名曰硯岡愛之易以一萬錢創一堂二廡爲書館曰吾子孫其以文章鳴乎後三十年君始生既長刻意其閒政和改元科詔下君哀然爲舉首明年登乙科得丞撫之宜黃踰年之官冬丁大夫公憂服闋尉南安軍上猶縣視事暮月提職再循文林郎知江陵府監利縣瀕江多水患君築堤捍江民樂從役逮今爲利會廉訪使至邑怙勢增茶課君爭以邑小民貧不可廉訪怒風部使者以他事奏君遂去官朝廷知非辜尋直前謾宣和五年秋授潮州司士曹事兼管左獄嶠南獄以賄成甚至指平民爲盜以覲賞君始至會外邑以鄉豪所憾民爲強盜死獄者已十人君知其冤白郡得活數十人君典獄三年人自以不冤被繫者咸曰願就唐君鞠死不恨及瓜奉母歸硯岡建炎

三年冬隆祐皇太后幸贛搜訪人才召赴從衛委君同本路轉運判官將兵撫定羅金人之蹂踐者方出城聞城內兵民縱火相賊殺君欲回兵安之運判則不從君正色曰皇太后蒙塵可坐視乎眾感激遂還值土豪陳新輩以赴難爲名脅從幾萬數寨於梅林君單騎往諭不從進逼南門城內兵出合戰新斃於流矢眾遂散是日微君幾殆紹興改元丁太宜人憂居喪毀瘠過禮服除赴調以前說土豪功循左儒林郎調吉州軍事判官未赴贛守徽猷韓君昭聞君名辟宰龍南龍南辟左且瘴盜賊時作調者不願就久闕正官君究知民瘼夙弊一剗革之盜息固空民安田里邑人恐君之去相率詣憲臺乞辟正任諸司亦聞君治聲列奏君以占籍是郡力辭朝廷雖從君請而代者未至會歲飢民艱食通守督賣戶帖君以書拒之曰小邑新剗於兵去秋旱今夏雨麥禾俱損官吏雖欲奉行如百姓何不聽君乃經由諸司得住賣已而惠州界有寇入境君率尉集弓兵南禦值新守壓境屬邑皆逆之境上獨

君以撼禦愆期守怒通守復煤藥之遂劾以怯懦避寇在三尺君
罪不應申省而守以私憤獨申乃停新任公訴於朝旋獲改正十
年冬差諸王官大小學教授時以君未改秩易南外宗正司教官
十五年冬除樞密院編修十七年以勞改左通直郎君力求外補
得荆湖南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二十年易湖北二十三年改
湖南二十六年改江西在湖南時易五品服用收獠賊功再轉左
承議郎在江西時磨勘轉左朝奉郎秩滿丐祠得主管台州崇道
觀三十二年再領祠其年夏以覃恩遷左朝散郎隆興改元八月
二十九日卒於正寢享年七十有六君於書無所不觀尤邃於易
平居不茹葷者或至連年爲文得古人質直體喜賦詩酷嗜陶杜
紹興初卜居豫章其始至也倒囊得荒圃結屋數楹不植他木止
於蒔菊屋足以容書日哦其閒自號硯岡居士旁闢小軒榜以止
止客至則談文把盞抵暮無倦色或幽人衲子質疑辨惑者無不
意滿平生著詩賦記序銘贊箴頌甚多門人類次成五十二卷名

硯岡集娶故道州營道縣令張天民之女先君十二年而歿贈安
人二男長澈次演前卒一女適朝奉郎張世望之孫行成以某年
某月某日將合葬君於硯岡之麓澈以左通直郎郭景仁狀走行
在扶服乞銘固辭不獲遂敘而銘之銘曰
盤谷李隱紫閣韋巖猗與硯岡於古爲三職在編研志存邱壑用
不究材握砥者忤在漢遺佚厥有兩唐稱其家兒德厚流光抵繫
其逢匪拙之以封此壙辭俟千萬祀

馮隱君墓誌銘

馮時行

蜀士有不由科舉奮布衣出萬世不顧之計持危排難登名太史
氏之籍自近臣以來吾得一人曰遂甯馮康國隱君卽其考也隱
君於諸子獨以康國爲必貴康國偃蹇學校年四十餘未售隱君
勞勉益謂卽貴不疑已而康國客三吳見今前宰相張公相與定
匡復大計授奉議郎兵部員外郎出撫諭川陝康國拔起諸生驟
遭逢光寵全蜀聳動所至道戢戢企踵矚望縣令治道路傳舍郡

守郊見視館謹餽餽燕勞兢兢懼不及事於時鄉父老豪長者爭
入賀視隱君辭色不異平日康國留佐川陝宣撫司入奏事遷朝
奉郎翌日謝從容懇願以特恩授父上大喜授隱君承事郎踰年
復請以一官易父服色上特賜隱君緋魚累遷奉議郎其後康國
爲左司郎中出師葵門任川陝茶馬勢益盛隱君愈抑折入閭里
貧賤故人輒偃僂出其下久之康國不幸死門生故吏解去不顧
門戶日淒冷鄉鄰爲之慘沮隱君故不見頓挫日飭治家事課督
諸孫誦說疊疊不厭倦遇故舊抵掌談笑輒終日夜晏然若初無
康國者蓋又若干年年八十三以壽終將葬其子平國等以某嘗
知於其兄來謁銘章孔子曰得見有常者斯可矣若隱君歷一時
得喪之節可謂有常矣銘宜不辭隱君諱某字某曾祖某祖某父
某娶李氏生九男子長康國終右朝散郎直顯謨閣主管川陝茶
馬次經國次過渠山簿次大雅次輸次逾皆早卒次平國次定國
亦先隱君十年卒孫男五人震通泉尉鼎豫履濟孫女五人未笄

曾孫一人隱君卒於某年月日葬於某年月日鄉曰某鄉原曰某
原銘曰
瘠之生不腴沃之生不枯視其所出以權其所儲斯銘之藏庶幾
不誣

南宋文範卷六十五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main frame.

